直隸定州志

卷二十一

直隸定州志卷之二十一

藝文上

文之爲藝也有其導也有其遇也得先路之導趨故正際非常之遇道故隆定州前志載藝文一卷大抵規古昔先民之制作而溯而泝之而推而廣之所謂導以正其趨也迨夫

西巡迭舉
駐蹕城闉
羲畫
堯章鑠今振古斯道之隆非千載而一遇乎因敬謹首錄

宸翰弁冕志乘爲萬禩光榮外復增删前志所載與百年來
之譔述者爲藝文志

歴朝文

漢中山靖王聞樂對

武帝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來朝天
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帝問其故對曰臣聞悲者不
可爲絫欷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
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
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泗之横
集也夫衆喣漂山聚蟁成靁朋黨執虎十夫撓椎是

昌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
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爍金積
毁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
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蚊䖟宵見然雲烝
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抪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
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讒言之徒蠭生道遼路遠曾
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
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
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
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氷釋斯伯奇

所吕流離比干所吕横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按汲古閣漢書刻本昧不泰山無見字脯脯作胏胏附

魏中山王曹袞戒子令

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厀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

之嗟爾小子愼修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於太妃閫閾之外受敎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

北嶽廟碑　唐　張嘉貞

有國者殷薦於天地望秩於山川故災沴不生休祐斯應五精同朗辰爲水其味鹹五鎭同淸恒爲冬其音羽大哉玆嶽包括綿長經綸中外豈止旁冀魏截幽燕拒洪河撐大海澒洞合沓半天下之襟帶嵳峩巉嵓一宇內之標格者也故知惟土有精惟山有靈稽彼上古洎於中運五載巡狩百神懷柔皇王令典

以之叶祚數昌期以之永降臻嬴漢爰逮周隋匪修匪虔或替或僭不勤於省者其政缺非美而封者其事訛嗚呼黷祭虛陳昭靈罔答更張禮秩固待邕熙粤若我唐正百王頹敎恭惟我后揚五聖丕烈人祇允浹動植和暢乃藉北朔柴南壇碑西岳泥東岱是用告厥功祇其成也故穰穰介福獲於彼顒顒衆心徯於此今玁狁不熾已萬餘春邊隅於是乎靜雨雪其滂乃屢盈尺稼穡於是乎豐豐以阜人靜以安俗俗安而人阜君睿而神聰雖勦輅纛旗末由冬覲而圜珪方璧每自天來或事舉必祈福行宜賽則有公

卿而奉新命也或四時薦熟三獻酌洗則有俟牧而
卒舊章也非夫昭信雅直豈常享於明代哉是以河
朔人風潔誠而禱蠶穀春終秋孟冬首三之月尤劇
蘋藻自羞若從官斂樵蘇不禁孰能私伐夫䕶神莫
先乎君公理人莫先乎師長爰命菲材諺叅軍郡欽
若明詔持兵導俗無敢懈怠名山大川著乎典式靡
不加敬於昭神寢於嶽之陽伊嶽致神伊神主嶽高
柯古幹幽蔚陰翳俯仰瞻對精魂肅恭祈而聽之頌
斯作曰五宿熒煌風政休咎上經乎乾綱我君順之
祚乃久兮五宗盤薄陰化咸昭下彰乎坤絡我君欽

之福乃介兮正祥日新旣祠旣禋國萬斯春兮風雨時若是耕是穫家勤於祊兮至誠通兮昭冥叶和至道黙兮對揚頌歌大恒如礪明德惟峩

祀北嶽文　歷代遣祀祝文已附入曲陽祭祀其篇幅較長載藝文者僅二首

唐　鄭子春

夫淸明著象廣大成形聖人則之作紀資始列於五嶽視以三公率由典常靡不柴燎維厥恒岫實爲首稱故知碣石太行萬里延袤闕聳河滸盤薄海隅畢昴降其精淶易疏其浸設險以分中外通氣以作雲雷非陰陽不測之神其孰能與於此也爾其峯㟧星

聯草樹煙鬱靈仙表其窟宅珍怪產其高深感通應
見必契誠德藏寶者知將亡之兆制勝者效卒然之
奇龍蛇羽毛安可詳悉幽贊設教神道有憑登臨極
目如指諸掌其陰則常溪廣武林胡樓煩其陽則燕
趙殷衞面河泝雒遺風祠宇巋然無易歆類誕靈安
可勝紀且收藏曰義生長曰仁仁義所攝祈禱如市
自升中檢玉再展岱宗方岳省巡躬行未給今之故
事牧守是遵刺史段公字崇簡博考前聞肅祇明祀
夫象設靈宇睟容凝湛而檐廡階闥尚多湫隘長松
靡柏逕隧猶褊公乃審面勢規曲直延觀宇劃垣墉

高閈閎通巷術周覽彌望列樹豐碑容衛森羅藻繪彪駮納日月於扃牖駐雲物於軒楹光色焜煌爛如貝錦不費財力而忽瞻不徵力役而自成求諸至誠不亦𡨋助自東胡逆命多歷歲年推亡固存天心獨詔乃命大使輔國大將軍張守珪分閫董戎假節專制抗稜運策凶渠喪元屈人不戰種落夷謐初有高陽人田登封於此祈福神君降形謂之曰吾方助順取彼殘孽殄殲元惡懸諸藁街果如其期止暴甯亂雖霍山之佑無恤新城之見申生以此寄言曾何等級由是龐眉耈老相率而言曰牧守仁明正身率下

我有枳棘岑公不伐而自除昔無襦袴廉叔度來而
稱足別駕符子珪長史高元奉司馬李夐等咸輔導
忠益克表緹紬詢謀公道實昆方岳況乎廣運不測
幽明協和謀無遺策人不勞止刊石紀事不亦宜乎

唐晉王李克用北嶽廟題名碑

河東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隴西郡
王李克用以幽鎮侵擾中山領番漢步騎五十萬衆
親來救援與易定司空同申祈禱翌日過常山問罪
時中和五年二月十二日克用　記易定節度使檢
校司空王處存看題至三月十七日以幽州請就和

斷遂却班師再謁晬容兼申賽謝便收飛狐路却歸

河東克用重記

陋室銘　　唐　劉禹錫　夢得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堦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中書令北平王王處直文廟記　唐　高諷

若夫厥初生人人不能自治必維天降聖而治之太

始太素之古悦惚眇遠而莫之知及歷唐虞時更三
代當淳離朴散卽禮樂刑政而治之至周室中衰王
道否塞由是天降元聖宏濟時艱發揮至教體含造
化仰之彌高與天地合其德照臨無際智周萬物有
形必鑒無得而踰與日月合其明抱春生夏長之仁
定陽開陰閉之紀正五氣分三統與四時合其序索
隱洞冥知微知彰變化無方元覽無始與鬼神合其
吉凶貴爲無位志在垂訓遇此周衰載揚魯道宏敷
典禮顯正國風且歷代王者惟烝嘗之禮隨而絶之
獨以素王區宇之內聲教所至莫不備俎豆腥熟不

絕享薦焉配天地而長久則知至德孟子之言明矣是時也復遇守府不僞中原蓄析鍾皇運之百六値四海之尋戈禮樂由是道汚儒宮又茲枳棘焉今遇太師令公太原公應辰緯之純精稟山川之秀氣天骨特異研道知幾太史羣書無有不總德敎充塞功被動植故出兩歧合穎之秀卽德及稼穡也馳素翼霜毛之產卽德及飛走也八風不姦十雨順晷卽德合覆幬也其將必忠士必銳卽德及軍旅也耕者讓畔路者行歌卽德及黎獻也況仁被昆蟲澤覃幽顯不可備得而稱蓋少明其大略也値此四郊多壘痛

毒元元天未悔禍人崩厥角今以提封不聳邑里靡
甯非我公獨以詩書禮樂化人成俗則何以見興儒
導訓變風變雅當俶擾之運行鄒魯之道俾鄉黨之
間復洙泗之風焉且以先師廟摧朽攸深所餘者惟
列序舊基修廊遺堵矣公曰昔夫子救亂世拯頹綱
垂五典顯七教爲人靈之大訓於今治國之道昭昭
乎爲化之本豈可使夫子之寢廟不能庇於燥溼即
何以行其道於是乃命步軍都虞侯王超經管僝工
乃於天祐十三年七月十九日始修正殿取規大壯
綺棟交聳繡角横飛藻梲耽耽璇題灼灼煥乎華構

肅然清廟所以火藻龍章儼若魯堂之貌桓珪穀璧
襘如沂水之賢棟宇輪奐象設咸備誾誾列侍翼翼
有容亥葺三禮堂覽之見歷代禮備矣次創齋院以
爲三獻修齋之所次修學院及特建講書堂以俟近
思切問之士時未周星百工咸備夫立儒之教惟聖
行儒之教惟賢卽魏之文侯漢之文翁豫章之學臺
南郡之絳帳皆於治平之代師儒行教豈比我公當
茫茫九服輻裂豆分屬茲多難光揚丕訓啟迪文教
而行夫子之道化人修夫子之宮勸學者哉校斯盛
美復冠前史顧惟鴻懿允昭永代諷幸忝幕吏實愧

諛聞奉命紀石以旌不朽時天祐十九年戊寅四月

癸卯朔朝講郎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高

諷撰按篇中語多諂諛本宜删刷因州學唐碑惟此姑錄之亦以見當時節度之尊大也

後唐明宗封王晏球等制冊府元龜

朕嘗披圖史備閱軍功裴度之破淮西無遺廟算石

雄之攻山北盜展皇威莫不仰遺烈於祖宗委全才

於將相而自中山逆命外域朋奸奮戎旅於鷹揚屠

賊城而魚爛夕聞告捷明賞殊勳竭忠建策與復功

臣北面行營招討歸德軍節度使宋亳單潁等州觀

察處置亳州大清宮等使權知定州軍州事特進檢

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諸軍事宋州刺
史上柱國瑯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戸王晏球長劍
倚天洪河帶地居萬夫之長擅三傑之名黃石兵書
運子房之籌畧淸淮公族與仲爽之源流自統雄師
往收逆壘摧曲陽之堅陣壓滱水之驚波爰築室以
反耕攻圍雉堞果析骸而易子傾覆烏巢招降之士
庶數千撲滅之凶狂非一王都授首禿餒生擒火焚
而惡蔓皆除電掃而妖氛併息諒茲丕績宜降優恩
迺眷汝陽實惟巨鎮據犬牙之內地當馬頰之要津
是命疇以勳庸福其黎庶進國公之品秩崇藩后之

等威俾濬鳳池仍加蟬冕帷幄其推於重席井田兼
别於眞封於戲解甲休兵實歸於上將安民和衆議
仗於賢臣永保令猷無替朕命可依前檢校太傅兼
侍中持節鄆州諸軍事守鄆州刺史充天平軍節度
觀齊棣等州觀察處置使仍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一
千五百戸食實封一百戸行營副招討橫海軍節度
觀察等使守滄州刺史李從敏可光祿大夫檢校太
保使持節定州諸軍事守定州刺史充義武軍節度
觀察北平軍等使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一千二百戸
北面行營兵馬都監鄭州防禦使張虔釗可光祿大

夫檢校司徒使持節滄州諸軍事守滄州刺史充橫
海軍節度觀察等使仍封清河縣開國子食邑五百
戶

後唐明宗封趙德鈞制

朕聞魏絳和戎始克諧於金石祭遵征虜終並息於
烟塵此乃先務懷柔後申禁暴明國家之耀德表藩
翰之圖功既立丕勳宜加懋賞興邦守政翊贊功臣
盧龍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番經略盧
龍軍等大使特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幽
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天水縣開國侯食邑一千

戸趙德鈞峌峒稟氣渤澥融精傳相畧於貴公受兵
符於元女而自羈縻戎馬控制盧龍洞曉蕃情飽諳
邊事獲其五利常姑息於鮮卑運以六韜果生擒於
惕穩可謂坐籌帷幄能執干戈終殄寇於中山永摧
凶於外域犬羊南牧賴掃蕩於尋時貔虎北征遂凱
旋於此日加以軍民胥悅畏愛並行薊門之人物如
初燕谷之粢盛畢備得不酬其庶績襃以崴章就加
進律之文允協陟明之典是命寵頒鳳綍榮列貂冠
正爵位於三公加井田於千戸貴申殊渥仍賜眞封
於戲事君之節己彰燕山紀頌教子之方大著踐土

臨戎有國有家唯忠唯孝享茲具美永保令猷可依
前檢校太尉兼侍中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充盧龍軍
節度觀察等使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
一百戶

後晉高祖蠲稅詔

朕自臨寰宇每念生民務切撫綏期於富庶屬干戈
之末戢慮徭役之或煩惟彼中山偶經夏旱因茲疾
苦遽至流移達我聽聞深懷惻側應定州所差軍前
夫役逃戶夏秋稅並放

宋真宗北嶽醮告文

維大中祥符八年歲次乙卯二月壬子朔二十五日丙子皇帝稽首言伏以列辟之規有邦之典必依憑於神化用保祐於生民禮存大享之言書著咸秩之訓上下之祀必在於交修人神之和乃臻於多福所以勵明誠於鑒寐奉嘉薦於苾芬庶使不測之靈誕昭於忽怳無疆之應允洽於希微竊念猥以眇躬紹茲大寶荷監觀於穹昊承積累於祖宗致萬福之來同由三神之儲祉向自交馳玉帛倒載干戈尉侯聊存風俗無外古先盛德之事罔不緐興圓清眷祐之心由其丕顯發春戒序吉日協期夕夢先通秘文嗣

降旣而徇鄒嶧之望幸修云岱之上封緣錯之圖疊
承於錫羡紫煙之燎定獲於升中以至輯玉於魏脽
旋轜於郟鄏款后祗而躬祈稽事朝山園而再展孝
思颷馭下臨璿源遜悟珍臺羣葺寶字奉安將以伸
遹追罄乾鞏定國陽之位方答乎天祺詣渦曲之庭
先朝乎道秘歷平臺而駐驆尊藝祖而建都盛則繼
揚彌文悉舉率土修貢輿誦多歡律呂回環未盈七
載禮容首冠俄已三成自先置之辰迄飲至之日鴻
猷景鑠旣已有融美貺禎圖抑復無筭爾乃甘泉滋
液神草紛披珍木交柯靈禽接羽矞雲炳蔚嘉氣氤

氳日月揚於榮輝星宿應於瑞諜考於曩古蓋塡史之未傳萃於方今乃耳目而咸熟至若齊璇璣之七政和玉燭之四時通範圍之書文惠海域之黎獻千倉之積盈儲峙於大農三尺之繁措刑辟於司寇斯惟眇薄成此洽平欲仰報於百靈用永安於九寓乃詢甲令於掌禮之官乃訪秘科於修眞之士載念始繕儀於岱嶽俄飲至於譙都或豐厥牲牷或潔斯蘋藻或崇壇而斯建或靖館而斯臨雖復欽翼內增齊明上達然而茫茫宇宙杳杳方輿其載無聲其功不宰高也明也豈禪竈之所詳知經之緯之豈竪亥之

所徧步穹壤之表非可以臆論鬼神之形莫諳乎縷
見寒門所會旣秩序而靡之塗山所朝亦疆宇而曷
識璇臺珠闕邈處於鴻濛之中金簡瑱函莫盡於杳
冥之際其有黙熙妙用幽贊丕均或命歷之云毗或
造化之攸輔烈風迅雨仰其節宣精氣遊魂資其陶
冶或高處於淸都紫府或下居於名山秘洞或德及
庶物世罔之聞或力濟羣生人弗之喻雖茂承於純
嘏而終闕於豐禋茲謂弗欽何伸大報由是內懷顒
若遠考徧於庶達寅威以禱況施刴復載稽地志緬
眺靈區挺高嶽以奠方號卞都而 神鄉福地

咸紀寶章乘煙御風常迴歘駕是以擇陽和之序瞻峻極之峯䄙遣輶車遐修醮席縷形善禱罄達至虔夫國之所保者民民之所尙者生生之所切者食食之所豐者歲倘或疵癘靡作富庶允登壽考可期順成當洽然後八荒之外俗變風移九服之中道德齊禮衣冠不異何止於緩刑文告靡施孰煩於用武是則天之祐也神之顧也敢不勵乃心志以保乎盈成以戒乎逸豫兢兢爲務庶協於永圖翼翼在懷實期乎來格無任懇到之至謹言

中散大夫太子中舍上輕車都尉臣白憲奉敕書

並篆額御書院祗應臣王守清鐫

此入稜碑全文也稜四行行四十字其端篆文各一字曰御製北嶽祭告之文乾隆閒修城隍廟工取廢石誤損其第一二面與三面前三行第七面末一行及第八面今所存者惟自藝祖而建都始至何止於緩刑終首缺三百十八字尾缺九十二字其石久踣道光廿五年移置書院齋壁有趙某者存有全搨僅缺三字錄之

論鎮定形勢疏　宋祁

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賊衝爲國門戶也且契丹搖尾五十年狼態猘心不能無動今垂涎定鎮二軍不戰則博深趙邢洺直擣其虛血吻婪進無所顧藉臣竊慮欲兵之彊莫如多穀與財

欲士訓練莫如善擇將帥欲人樂鬬莫如賞重罰嚴欲賊顧望不敢前莫如使鎭重而定疆夫恥怯尙勇好論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陛下少勵之不憂不戰以欲戰之士不得善將雖鬬猶負無穀與財雖金城湯池其勢必輕今朝廷擇將練卒制財積糧迺以陝西河東天險彼憚爲寇若河北不然自薊直視勢同建瓴賊鼓而前如行莞袵故謀契丹者當先河北謀河北者捨鎭定無議矣臣願先入穀鎭定鎭定旣充可入穀餘州列將在陝西河東有功狀者得遷鎭定則鎭定重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

步兵夫雲奔飈馳抄後掠前馬之長也彊弩巨梃長槍利刃什伍相聯大呼薄戰步之長也臣料朝廷與敵相攻必不深入窮追敺而去之及境則止此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鬭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夫鎮定一體也自先帝以來為一道帥專而兵不分故定揕其胷則鎮擣其脅勢自然耳今判而為二其顯顯有害者屯砦山川要險之地裂而有之平時號令文移不能一賊脫叩營壘則彼此不相謀尚肯任此責耶請合鎮定為一路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鎮

爲治所有事則遷治定指授諸將權一而責有歸策之上也陛下當居安思危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後圖之殆矣河東馬彊士習善馳突與鎭定若裏表然東下井陘不百里入鎭定矣賊若深入以河東健馬佐鎭定兵掩其惰若此者萬世萬全此一奇也臣聞事切於用者不可以文陳臣所論件目繁碎要待刀筆吏委曲可曉臣已便俗言之輒別上擇將蓄財一封乞下樞密院三司裁制之

宋韓忠獻知定州謝表

伏蒙聖慈特差臣充定州路都部署並安撫使兼知

定州軍州事仍降詔旨不許辭免已於本月十四日到任上訖竊以中山控扼素號權重地形坦易無陂澤之阻先時敵騎入寇必趨是疆故國家常聚重兵擇名將以制其衝自約和以來不忘備豫至於守帥之任未嘗輕以屬人然而獘稔於因循兵驕於閑放

聖慮經遠赫然改圖當此之時臣謂宜得文武兼才使撫靖而訓輯之不意猥以及臣臣退自省度懼不能副朝廷寄責之重避讓莫獲無所措躬伏念臣徒守朴忠無他績效一辭樞柄三易郡守兢兢管職苟脫罪咎蒙陛下天地之度愛而全之念求舊以惟人

不使人而求備於北道更制之始首膺選用荷恩誠

厚量力固憂况今敵人講歡務存大信經畫之任最

爲難處凡百措置不可默然而或必振頹綱則張皇

之勢及遂仍故態則宴安之患深伏望陛下究易識

之原察理繩之漸少寬御策俾盡驅馳事或建明特

蒙脫幸臣敢不外圖扞蔽中戢營屯動存幾慮之先

或有萬一之補忘身殉國此臣夙心臣無任激切屏

營之至

宋韓忠獻辭免河北四路安撫使表 二首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劉有方齎手詔賜臣以地震

河朔涉秋冬未止川防潰決里民流離大名為天下襟喉之地將以授臣兼欲除臣河北四路安撫使及方口傳宣旨亦如詔意者惟君使臣當即降命而先馳使指委曲為諭此乃陛下加禮老臣過示仁恤且慮犬馬之誠或有所蘊庶幾得以自達也幸甚幸甚竊念臣昨以夏秋久疾不能當西帥之重累具奏牘披瀝血懇方得還守鄉郡陛見之日陛下矜臣狀貌知其未安故許臣亟赴本任臣今臟腑雖稍甯息然肌骸依舊虛劣近復氣攻左臂舉動頗難神識耗然飲食殊減見多方調理未得痊平況到任未及百日

方諸保養若遽然又當煩重則臣衰老如此精力有限雖欲繼之以死實恐有誤國家惟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若容臣更養濟三五月間俾其氣體漸完始降成命則臣奉承聖旨或可勉强臣又念昨在陝西當羌人絶好邊鄙用兵之際凡有處置朝廷尚動加沮詰不甚應副孤危自視無所施設賴陛下聖明垂照方獲善退比來河朔地震水災之後生民失業人情震駭妖異仍作近古未有全在朝廷加意軫慮多方拯濟則可以紓一方之患豈但徙臣北京便爲消伏之策至於朝廷合與應副之事若復如陝西一皆沮

而不行則陛下雖得命世大賢使當此任料亦不能
少濟矧臣素稟愚朴何以勝其大責哉唯陛下深監
前事無使老臣重居有過之地兼河北定州眞定府
瀛州三路從來朝廷謹擇帥臣得以專制蓋凡百耳
目相接易爲裁處今若又置四路安撫使以總之則
恐徒翻空文使逐處愈難承稟故昔日程琳陳執中
知其無益並會辭免只當大名一路朝廷悉從其請
如陛下俟臣稍康必徙臣於北都臣亦乞如程琳陳
執中例只充一路安撫所貴事不務於虛名職可修
於實效臣無任感恩望聖激切哀祈之至

其二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李舜舉齎賜臣詔勅及傳宣撫問就差臣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仍聽便宜從事者臣衰病餘生賴陛下大恩得假守鄉里以遂調養甫及百日殊未補復而陛下以北道繼有地震水災之患不以臣無狀付此重寄臣已體聖意丁甯訓諭當強卒疲劣不敢再有訴免然前者劉有方同臣已附奏定州眞定府高陽關三路唯朝廷謹擇帥臣使得專制則事皆耳目相接易爲裁處故昔日程琳陳執中任大名府亦曾差充河北路安撫使尋各

以此辭避遂只當大名一路若將來徙臣北京亦乞如程琳陳執中之例臣今却授勅充河北一路安撫且臣昨所陳請蓋欲朝廷不崇虛名使逐路各展實效庶幾不誤朝廷處置兼臣自去年疾病之後精神頓覺減耗不類日前若忝竊權任不自量力却致曠敗雖陛下不以重責加臣何益國事欲望睿明照此別賜指揮許臣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以安愚分臣見交割相州公事與通判訖且在本州候俞旨進發

宋韓魏公定州儒學記

天與人性不一聖人欲率焉而一之於善非學不能

也三代之興也自國家以達乎鄉黨必有學以敎其民人導其性使一之於善以明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道然後安其分而享國長久大矣哉學之有功於治也如此上之二十有二年圖講萬化益究元本思迹三代所治之道以仁壽其民始詔州郡皆立學差賦以田俾資其用守臣從風競自崇飭冀有以副天子首善之意而定處北邊承詔者不知其本以爲用武之地學非吾事獨慢而寖焉又四年琦忝命來守未幾仲秋之上丁始躬行釋奠禮於　夫子之廟閱舊記始於大中末州帥盧

公簡亦以廟本會昌所廢天祐佛祠其制猶若浮屠氏所居乃更而大之至天祐中王公處直本朝開寶中祁公廷義祥符初李公允正皆能於兵厄之餘因其旣廢而復興焉後之爲此者不能繼四人者之用心故日復隳削至是屋宇垣牖頹壞殆盡由閾以內鞠爲汙萊獨　夫子之堂以巨材堅壯不能摧撓而上覆穿敝泄落風雨升降薦獻幾無所容屬歲方大祲詔停土木之役退而歎憤志期必葺後二年農里屢豐邊鄙無事乃命禮賓駐泊都監張君偰選督工徒以新廟宮凡再踰月而廟完於是卽廟建學市

垣北之地通而廣之以規以度不陋不侈講授有堂肄習有齋庖廚井溷日用之具無不備足較其功費復倍廟焉又再踰月而學成乃以七月十九日甲辰具羞醴率僚屬以告於先聖而延諸生焉噫　夫子之教天地也凡為人者孰不戴履之舍天地將安之乎故文武一道也惡有二焉昔夫子亦嘗學焉然後識其一者故曰我戰則克晉列國也猶用詩書禮樂之治卒霸諸侯是知為儒而不知兵為將而不知書一旦用之則茫然不知其所以克之之道而敗辱隨之其所謂用武之地學可無事者是眞不知其本

者也今上之廣學者也將養育天下士之秀者使各正其性以明乎三代教之之道內充於已以待用故或取之爲公卿大夫郡縣守長百執事皆能以其道佐吾君宜吾民交修乎大小之職以至於海內大治而上得以高拱而無爲如未用也則使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賢朋友服其忠信樂天知命守死善道而已若其破碎經史掎摭聲韻專以篆刻之技苟竊仕進不思蓄已之學時而發之則非天子所以迹三代所治之道以仁壽吾民之本意學者其勉之謹記

宋韓忠獻重修北嶽廟記

禮祀莫大於天地而五嶽次之古者天子壇以祀四望若時巡至其所旣柴然後秩而望祀之廟而祭焉非古也其後世之文乎夫嶄然而石坳焉而谷泉焉而衆派別林焉而萬幹擢嶽之形也倏霽忽冥伏珍見祥喜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電發嶽之神也人狎其形而易之也薪于是畋于是安知所以爲神哉君人者于是廟而象之以警民之耳目致其嚴奉之心使違禍而趨福雖異于古其於敎也固益明矣蓋愛民之意深則報神之禮重故廟宮之制崇飭閎大惟禮之稱著於定令以時繕修歷年旣長吏職廢忽日

風月雨以弛以漏功大費廣久焉不葺每歲立冬天子以所署祝冊就遣守臣以祇祀事至則羅其籩豆洗酌之具與執事者升降於頹簷壞廡間退而安然罔以爲恤慢神瀆禮莫斯爲甚慶歷八年夏六月琦獲領州事居嶽鎮之下知廟之未完也凡百用度罔敢爲擾會有詔毀鄉民之擅爲佛祠者得取其材濟之益兵暨工責成於邑吏而曠時不集通判軍州事屯田員外郎游君開謹於其事願盡力焉率其縣主簿李奕留廟所百餘日悅使其衆而勉焉弗懈于是敝陋朽撓之迹一新又於其庭起土民薦享之宇俾

勿褻於神而神益以尊彩繪圖塈罔不精好宜神之

喜肸蠁來宅皇祐元年冬十月九日以訖工來告僚

屬請文諸廟石弗克讓夫吏之爲政也有善惡焉神

之爲鑒也有禍福焉守臣謹天子之命而治神之居

潔神之祀修己以愛其民人唯神之所以禍福而已

謹記

宋韓忠獻閱古堂記

慶歷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

專非擇帥分治而並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瀛鎮定四

路悉用儒帥兼本道安撫使而予以不肖辱其選既

讓不獲命至則竭愚修職佝懼不能稱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思迹古名臣之軌躅以自策勵且患其汨於多務而志之弗虔會郡圃有壞亭歲久不葺于是廣之爲堂旣成乃摭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爲人法者凡六十條繪於堂之左右壁而以閱古爲堂名夫古猶今也古之人爲屏翰捘鈇鉞能成異政立奇功而今或不能者何也蓋其持已也必賢而足其報祿也必利而安持是以望政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如者耶今予之所爲也誠以已之道未充而君之

祿殊厚任重塗遠惟仆踣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間必
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紛殽觴競笳吹四時
之景交見於前予方仰而愧俯而憂孰知夫樂之爲
樂哉其少進也則雖吏文之擾懷邊責之在己予固
得其道而處之至於幅巾坐嘯悟然終日予之所樂
惡有旣乎若其賓客之於斯僚屬之於斯不離几席
如閱舊史俾人人知爲治者莫先於教化用兵者莫
貴乎權謀而俱本之於忠義功名一立不獨身享富
貴而慶流家宗其遺風餘烈可以被於旂常傳於簡
策越千萬世而凜然如存咸有聳慕之意不以酣歌

談笑之爲樂而以是爲樂則予也豈徒己之爲益是將有益於人知我者其以我爲喜爽塏遂娛賞而已乎後來之賢與我同志必愛尚而增葺之宜免夫毀圮汚慢之患矣謹記按篇中凡六十條句一作十六條

宋韓忠獻衆春園記

天下郡縣無遠邇大小位署之外必有園池臺榭觀游之所以通四時之樂前人勤而興之後輒廢焉者蓋私於其心惟己之利者之所爲也彼私而利者不過曰吾之所治傳舍焉耳滿歲委之而去苟前之所爲尙足以容吾寢食歌笑於其間何必勞而葺之以

利後人而使好事者以爲勸人務不急徒取戾焉吾不爲也噫彼專一人之私以自利宜其所見隘而弗爲也公於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則不然夫官之修職農之服田工之治器商之通貨蚤暮汲汲以憂其業皆所以奉助公上而養室家當良辰嘉節豈無一日之適以休其心乎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子貢且猶不知況私而自利者哉中山之地自唐天寶失御盜據戎猾兵革殘困民不知爲生之樂者百有餘年至我朝而後始見太平亭障一清生類蕃息不有時序觀游之所俾是四民間有一日之適以樂太平

之事而知累聖仁育之深者守臣之過也非公於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又安及此乎郡城東北隅瀦水爲塘廣百餘畝植柳百萬本亭榭花草之盛冠於北垂蓋今宣徽李公昭亮始爲之後實廢焉予之來懼陷其心於不公也復完而興之凡棟宇樹蓺前所未備者一從新意罔有漏缺又治長堤築門西南隅以便游者於是園池之勝益倍疇昔總而名之曰衆春園庶乎良辰佳節太守得與吏民同一日之適游覽其間以通乎聖世無事之樂此其時也後之人視園之廢興其知爲政者之用心焉

宋富鄭公閱古堂序

天下十八道惟河北最重河北三十六州軍就其中又析大名府定州正定府高陽關爲四路惟定州最要定爲一路治所實天下要衝之最知是州者兼本路兵馬都部署居則治民出則治兵非夫文武材全望傾於時者不能安疆埸屏王室也然自國初以來專以武臣帥諸路慶歴七年甘陵妖賊據城叛河北妖黨相摇以謀應卒驕將慓人心大震天子悟始議選儒臣帥四路以督諸將迺起知鄆州資政殿學士給事中昌黎韓公帥正定以遏亂萌明年春賊誅人

安旣而夏大雨河決商胡東北入於海河北災人復不甯流離失業者四出咸不啻千里僵殍滿道天子恤然且虞他姦遂以公帥定定旣要重天下宿兵素多屬傷殘之後官民楬困征賦逃亡無幾而兵不少減兵襲舊幸歉益驕以悍公夙夜裁整以威以懷兵之驕不從令者捽其首惡斬以徇畧爲條教餘帖帖就約不敢喧嘩及至有調發者遠而彌戢如公親臨已而招集逋亡四流爭還如啼孩奔父母惟恐其後至則充然各得其欲農無廢隴戸有餘粒不旁誅橫斂而上下足堙漏補罅一面完固公旣擊强梗之兵

又育彫瘵之民左行斧鉞若哺飲食亂者畢治亡者畢存禮法政敎向之人所不得聞者今漸濡酣飫無不貫徹自是邊人革其耳目新其肝腸優爲而樂從故人易治而功成速也又明年秋天子圖公之功詔加大學士公先嘗表其志幸終三年不願亟易也至是天子抑騎召而使郎以授姑遂公請亦以慰斯人愛公之心也公傷寵處官雖無事未嘗輒自逸念兵與民之急宜無過者矧臨要重之路憂虞所繫凡事計畫不可以無法迺擇取歷代賢守將總若干人行事創大屋以類相次繪於周壁牓之曰閱古堂蓋欲

閱古人之所爲而爲之法也噫公雅文傑武自當視乎古人且天下方冀公入輔以致太平若其安疆場屏王室豈庸考古而後能哉實公冲然不自有其有而歸乎古人也其懸示來者不師繪事而公是師也雖然榻古蒐善惠人警己之意其至矣乎按篇內稱昌黎韓公未詳

韓魏公祠碑

宋　王巖叟

慶歷中公以資政殿學士帥定武天子倚公以安六年乃得去定人德公深元豐之際蓋三十年矣思之不已相與立祠於郡庠之西琢公遺像而神事之皆

曰幸見公像如公存焉不獲其所者往而禱曰公幸
祐我得其欲者往而謝曰公祐我之賜也每公生及
諱之日則又往各致祠事罔不瞻仰咨嗟愴惻久之
夫豈特惠澤之周哉誠意在前故能交萬物貫幽明
而無間也韓康公呂申公繼帥每釋奠孔子畢必率
僚屬及諸生以一獻之禮奠諸祠下邦人感悅後遂
爲故事元豐末予爲邑於安喜州之耆舊有爲予道
公遺事至於流涕者且曰吾懼老且死子孫傳之失
眞願摘其可繪者繪祠之兩廡使後世覽餘烈而想
清風子能爲我記乎予曰天下之政神而明之不著

其迹者公之心也取而形容毋乃示人以不廣哉應日念公之不可復見圖其事閱之遺老聊自慰耳非以盡公之美也蜀人之於武侯襄人之於叔子魏人之於梁公愛而思之至矣不知如吾定人之於公否也余未暇成其志被召以去越明年公之子忠彥帥定定人喜曰吾家資政子也吾素意庶乎得矣繪事竟遺老以請余嘉定人之誠心於公也故喜而序之雖然此獨定人之所知也至於公謨謀廊廟寤寐大計羣臣所懼身獨任之危言決策以開萬世之福使四海生靈熙享太平此公之功在天下而定人之所

不知也大義未定無前却之心大勳既成無自伐之色避而去之以爲榮貪而居之以爲恥時有用舍公無輕重事有去來公無得喪此公之德在天下而定人之所不知也定人所不能知工所不能繪予亦不能書也

韓魏公治績碑記 并序　　宋　衡　規

公治定善政之迹歲月雖久而詢之吏民人人各道其一二邦人乃欲繪於祠堂固記之不可悉記而況吏民有所不知形容之所不能者又豈可勝道哉今姑擇遺老所聞及公奏請施行之事有所依據可傳

信者凡三十事刋碑於祠前俾後世君子有尊賢樂善之心欲繼而完葺者庶有所考焉　其一慶歷八年大水歲饑流民滿道公大發倉廩募民入粟分命官吏設飦粥以食民公日往按視遠近歸之者明年皆給路糧遣歸復詔褒美　其二定州沿山口鋪舊有差三等以下戸充巡子把截者公曰此貧弱之民不足禦盜徒妨農作皆易之以禁兵於是巡警嚴肅民得歸業公私便之　其三災傷之後境內一一稅悉奏蠲免山澤之利聽民貿易官不收其稅往來河津不取渡錢一切逋負閣而不追三司科買柴草食羊

之類悉權止之故窮民休息　其四異時敵騎入界侵掠官司追捕者多以生事公請於朝敵寇越境邊吏掩殺而編戸皆得安矣　其五定武學校久廢守臣皆以用武之地視爲末事公始躬行釋奠見其廟頽壞命工葺之　其六甘陵之役定武兵有歿王事者必厚賻其家子孫年十五以上收以爲軍給衣廩之半俟長教藝而全給之軍中懽悅其後朝廷推以爲法　其七河北禁兵有逃竄者舊制一年外移其家於河南一日有孕婦扶其姑老且疾過定武不能前訴於公公曰立法之始慮其奔投異域今一人犯

法使其父母妻子流離轉徙於千里之外甚傷和氣乃請迹涉己叛者方用此制餘令遂便詔從之　其八皇祐初三司出絹數十萬收市穀粟轉運司均配入戶變納見錢限甚促公以軍儲不乏請滿歲方輸官仍免配坊郭第四第五等戶鄉村亦聽以斛斗折納於是人力舒緩　其九兩府舊臣出鎮多務大體細故委之僚屬公至定州則不然事無大小必躬親臨之民有赴愬則委曲訪問犯者情或可恕施刑則有降殺焉故下情皆得上達而刑獄無冤　其十北京修塞商胡口三司令勸誘坊郭縣鎮五等戶稍草

第一等二十五萬束二等以下遞減五萬以本州民力不厚復至澶州地遠若此與北京同等出草必見破蕩家業累奏得免　其十一三司常以絹並金銀數十萬令定州變轉見錢封樁公奏曰納數浩瀚難以一州當之定武實沿邊地州縣坊郭事力素薄若令二十萬數至於一處變易人戶不易勝任坐見破壞矣願令諸州寬以期限變轉送至定州衆力集之當不爲累奏得分配於諸郡　其十二定州西北近邊山林舊禁斬伐其後楊懷敏建言並以近裏淺山耕藝之地概行禁止督州縣自聑河以北巡邏日

嚴犯者輒置於法邊人或徙居失業公乃遣官行視
去北境尚五六十里足爲防蔽别定禁地揭榜諭之
非令所禁者縱民採伐由是得地六百餘里莫不感
悅　其十三慶歷八年沿邊始廢見錢入中而用三
稅四稅之法由是州軍鈔積滯商賈不行至米斗七
百甚者千錢公以邊儲事重極陳非便朝廷以公奏
不已河北沿邊入中糧草復行見錢之法衆議稱便
於今行之　其十四公修明軍政卒犯令者一切繩
以紀律恩威旣信乃考古法以教軍旅迭引番休循
環無窮强弩短兵出陣間皆有次第又張兩翼以待

之由是定兵有以待寇河朔旁郡皆取以爲法　其十五公禮待賢士輕財好施四方之士聞風走定者不可勝數至者葢多公亦不厭必隨緩急以賙之及去無不各充其欲嘗有一書生葬親有求於公公贈以緡錢五萬生得盡爲游宴之費他日復託以卧疾謂前賜已竭公又遺僚吏皆不平白公曰彼妄費且盡必復來欺公願毋與也旣而果詐以被盜又至公又與之左右憤然公曰彼來詐我我以誠待彼前日雖妄安知今日不實欲葬耶若遂絶之使不克葬其親予不忍也其後因賵遂得畢葬聞者嘆服　其十

六公以備邊惟積穀爲先務歲糴之入倍於他道乃請以沿邊文抄至京先次給錢商賈輻輳後歲豐入粟者大至然給券多而難售民患之公命出庫錢加倍以市遣吏以券易貨於都下公私利焉　其十七公嘗請開保州徐河大堰置水𤁥限沈苑泊水以愛惜民田議久未行後公入相乃命三司判官楊佐知保州趙滋同屯田司張茂則置立石堰以限泊水民得免患　其十八廣信軍界北人夜掠民數十口並取其財而去本軍移文逾年不肯遣還定武舊例與敵中公文不相通公以師檄諭之敵人懼悉還所掠

其十九定武儲粟數百萬其倉廩頽敝相望主者日憂公乃徧爲完葺又度地城南偏以建大倉名之曰實廩列爲九區屋總千六百八楹因爲文以銘其儲廒曰足兵伊何惟穀之力守得以固功恃以克其或官不貪賞罰無屢易則吾食既精則我庫常積

其二十卒有私逃數日而負其母以至者軍中執之公按法當死卒曰母老且病近者數舍常恐不復見誠知擅去當死死得一見母死無恨公惻然考按得實卽以便宜釋之軍中感悅

其二十一歲霖雨爲患總管狄武襄言公宇漏壞之甚公曰若此則士卒

營壘當有不可處者矣武襄聞之瞿然亟往行視諸營類加補葺軍中莫不感悅　其二十二定武屯聚大兵歲仰他州供億不可勝計轉運司所支金帛多在內郡皆令衙前吏往詣逐州輦致未嘗少休往往破產被譴至有棄家而亡極爲困敝公奏極邊之民無事時且當愛惜請各州自輸而州民始休息矣其二十三定武往歲調黃河夫入中州以備邊宜蠲苛役常使蓄力以待緩急乃爲奏罷沿邊例免春夫至今蒙惠　其二十四公帥定武凡將佐必精意選擇幕府如陳嘉王居卿韓璹夏琦偏裨如狄青趙滋

郝質張忠邢佐臣等平吕聞公語論見公施爲後皆一時之名將　其二十五皇祐三年本路八州之民合數千人撾登聞鼓願不以三年代公上自以中山重地輟公未可乃遷觀文殿學士再任其制署曰顧定武之雄鎮控燕陲之巨防克宣壯猷有嚴武服戎落畏附師屯肅和思代爾庸艮難其付且推進律之寵宜懋增職之留中山之民又嘗相率走闕下願得生祠公以廟天子嗟嘆故龍圖李公絢序閱古堂紀其事後甍士民追思不已且立祠以成其志　其二十六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

他顧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易其人矣公恐圭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其二十七公於郡圃建閱古堂摭前代良守將之事可法者凡六十條繪於堂之左右壁一時名士皆爲賦詩刻石堂上　其二十八北嶽祠在州之曲陽縣歲久不葺守臣奉祠與執事者升降於頹簷壞廡間公以爲慢神莫斯爲甚乃完葺廟宇煥然一新每雨雪不時降公卽走僚屬禱於祠下而神必應之時北道薦饑定屬屢豐故公嘗有詩曰靈嶽祠官尙未回六花隨禱下瓊瑰其後公改

帥并州又嘗留題於廟云每時有水旱必致禱祠下無不響答故枉道卽靈居以謝　其二十九公自成德移帥中山前驅至涉河馳報曰河勢將漲慮水暴至願回轅少頃公曰第具舟既濟人望其上流若有神龍偃止之狀行李方絶波濤湧如山而下後騎猶有未得渡者觀者莫不驚嘆以謂盛德所致神明常輔相矣　其三十皇祐五年公拜武康軍節度使經畧河東時公在定武五年將行定人欲遮留公使不得出公聞之一日僞遊衆春園陰欲由他道去民不知至日晡始悟奔走宿於城北門不得出闔僚屬相

與設祖於道鈴轄郝質壯勇士也首感泣大慟聲徹於外官吏皆泣下旣而道路士庶哭聲動原野

定武軍水田記　　宋　吳處厚

水之爲利害大矣而易皆該之故澤配乎兌而險配乎坎善爲水者能用之以爲利而使利常裕於我又能設之以爲害而使害常因於彼斯可謂智矣定州新河源蓋出於唐河其派自勺堤東北兔山下股引而南者四十里然後湊於州之北繚而東趨以達於祁此河流首尾之大概也並河左右布滿民田河仰而田下倘不能用河爲利河多堙而反爲害每歲六

七月之交淋雨暴漲益河之怒而潦無所洩則往往
踰岸敗堤泛濫演溢漫於民田鞠爲汙瀦此其所憂
也朝廷方講求水利內外大小以水名官者以十數
其綜覈可謂至矣然新河之利害尚未克究得非郡
縣之不飭與安撫使河東薛公向練當世之務而體
上之所行急公家之利而先民之所苦嘗縱觀河理
知可規畫會訪察使沈公至復偕往周按其地深是
之乃益決遂諭其屬吏祼李元輔擇其可溉者凡得
公私地十三區區廣袤不一俾圖奏可命祼元輔董
其事使臣張迪米萬何槩視方劉恩督辦之肇杪春

之吉逮季夏哉生明計役功二萬二千六百八十四成田三十一頃有奇葺舊陡門二創新陡門六濬淤補壞者二十有四公以規事之初不可不爲之法守也復條七事以聞上皆俞其請於是以定武監爲稻田務聽舉官典領焉處厚前嘗出定之北門愛河水之泱泱而稻止數十畦與河濱葭菼相翳薈時渚鳧沙鷗鵁鶄鴛鷺下畦中然於江湖之思固已翩翩矣今忽涼秋蕭條穲稏滿野穫者熙熙饁者恬恬聞牧笛於隴上翫鄙粘於陂下是庶幾澤國也宜乎使人目注心往若與吳儂楚傖雜沓嘲哳摶髀笑語以適

吾眞而不知其身乃在燕之南趙之北也是歲大霖雨而河不爲災且大有年定人得公賜不惟興利弭害又能使附城之半漸浸泥淤池之外復有池水洊而坎習也雖然河之水沄沄而不可窮稻之疇塍塍而不可極後之繼者能踵公之意增闢灣環而迤邐之則闢之四隅舉就陂濕何止附城之半哉甯熙八年九月立

宋呂申公知定州謝表

尸榮右府無禆廟筭之奇假守中山復當閫制之重載思爲懼虔命以行遄届郡封恪宣條詔伏念臣降

才謭薄植性懦愚學術不足以稽五謀之疑識慮不足以籌千里之勝特以百年舊族荷累聖不貲之恩一介微躬辱主上非常之遇夤緣寵渥更踐清華晚收疏外之孤踪擢贊微幾之要務奉天光而咫尺被聖誨之丁甯謂臣世服近僚有均體其戚之義察臣旁無後援絕背公黨私之嫌曲示優容俾思報効顧駑鈍之難強嗟蒲柳之易衰久預台司積有妨賢之畏洊承麾寄更圖陳力之方伏遇皇帝陛下體虛靜以儲神極高明而盡下俯矜素悃特霈俞音惟定武之奧區據朔陲之重地尚叨付委靡即棄捐仍進敘

於文階且兼華於秘殿併將厚意增賁舊臣況臣夙

侍軒墀實司樞筦凡治軍經武之要洎守塞禦戎之

宜日炙睿謀備觀宸斷逮茲臨遣得以遵承謹當細

大必躬夙宵彌厲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

以曠官期不玷於誤知庶少酬於鴻施

新建深澤縣　廟學記　　　　宋　田　矩

元祐二載戊辰春二月天子鋭意於興隆道德尊禮

百神命應在祀典毀圮者悉完之邑宰許公安石承

命首修廟學以夏六月始功秋八月告成合僚屬諸

生告於　宣聖行三獻禮矩實與聞籩豆之事敢

拜手稽首而言曰聖宋治定百有餘年熙甯間丕變法度瓜分茲邑於蒲鼓由是境內蕭然　宣聖廟尤爲衰廢春秋享祭之禮不講已久是可傷也至元豐七載廟宇又爲滹水溺逮主上即位之元年命載造茲邑而公來知邑事首謁　先聖之廟見其地壙如也其牆傾如也乃喟然嘆曰厥廟迫市湫隘囂塵非神明所居謀更新之乃於城東北隅得上地數畝平夷軒敞即命封人王綱掌其事量材命工首築殿宇繪　宣聖四配十哲像殿之左右翼以廊廡深邃閎雅殿之背建立講堂齋室東西相向爲諸生

朝夕論道之所堂之北掘地及泉爲池牆垣隙地則
置柳以備他日繕修取材之需焉始公造意揆度恐
事之不集然民被其化不日成之告成日遐邇來觀
莫不忻然有喜色詠歌鼓舞嘆公之有爲也矩菲薄
不克盡襃頌之詞謹述事之本末以遺後世云

宋蘇文忠知定州到任謝表

兵民重寄本禦侮以折衝疆埸久安但坐州而畫諾
才微祿厚恩重命輕伏念臣一去闕庭三換符竹坐
席未暖召節已行筋力疲於往來日月逝於道路未
經周歲復典兩曹朝廷非不用臣愚蠢自不安位所

宜竄逐更冒寵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離明正中乾健獨運追述東明之遺意收此散材眷言西學之舊臣付之善地致此衰朽尙罔擯捐臣敢不勤卹民勞密修邊備苟無大過以及終身漸還魚鳥之鄉以畢桑榆之景

宋蘇文忠知定州奏議

其一辭朝論事曰臣聞天地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

無邪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爲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爲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爲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

擢爲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爲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衆爲此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
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
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
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别無利害
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
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
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
言惟陛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爲也
必先處晦而覩明處靜而覩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不
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眞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

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直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碁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旁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卽位之初首用晁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日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卽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方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爲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

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不同然比之常靜無心始終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二年爲期俟得利害之眞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恨上下通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早不患少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爲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亂古

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
誤服惡藥覬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
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
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爲惡
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

其二乞修禁軍營房曰臣伏見定州近歲軍政不嚴
邊備小弛事不可悉數請舉一二如甲仗庫子軍人
張全一年之間挾仗入庫前後盜銅鑼十二面監官
明知並不申舉又有帳設什物庫子軍人田平等二
年之間盜帳設什物八百餘件銀一百五十餘兩悉

意典賣城寨人戸採斫禁山開耕爲田公然起稅住
坐者一百八十餘家城中有開櫃坊人百餘戸明出
牌榜召軍民賭博若此之類未易悉數是致法令不
行禁軍日有逃亡聚爲盜賊臣到任以來備見其事
然不欲驟行峻治但因事行法無所貸捨其上件張
全田平等皆已付獄按治侵斫禁山人逐次舉覺依
法勘斷張得等九人其多年侵耕已成永業者別作
擘畫處置申樞密院次開櫃坊人出榜召人告捉有
王京等四十家陳首改業其餘並走出州界軍民自
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軍衰少賊盜亦稀臣近令所

辟幕官李之儀孫敏行徧往諸營點檢據遣官回申
營房大段損壞不庇風雨非惟久不修葺蓋是元初
創造材植怯弱人工因循多是兩椽小屋偷地蓋造
椽柱腐爛大半無瓦一牀一竈之外轉動不得之儀
等又檢點得諸營軍號例皆暗做妻子凍餒十有五
六臣尋體問得蓋是將校不法乞取斂掠坐放債負
身既不正難以戢下是致諸軍公然飲博踰濫三事
不禁雖上禁軍無不貧困輕生犯法靡所不至若不
按發其太甚者無以警衆革獘已體量得雲翼指揮
使孫貴到營四箇月前後斂掠一十一度計入已贓

九十八貫八百文巳送司理院枷項根勘去訖臣旣
目覩婾獘理合葺治犯法之人絲毫無貸卽須恤其
有無同其苦樂豈可身居大厦而使士卒終年處於
偷地破屋之中上漏下濕不安其家輒已差將官李
巽錢春卿劉世孫將帶人匠徧詣諸營逐一檢計合
修去處具合用材料人工估見的確錢數仍差所司
準備勾當供奉官石昇躬親再行覆檢到除與逐將
所檢合修營房間架材木等並同外又據本官檢料
到更合修營房一十六間謹具畫一奏聞於後 一
河北第一將檢計到本將下所管定州住營馬步禁

軍八指揮合行修蓋營房共四千一百一十七間據合用材植物料估到計使價錢一萬七千六百九貫六百八十文省　一河北第二將檢計到本將下所管定州住營馬步禁軍八指揮合行修蓋營房共三千七百二十間據合用材植物料估到計使價錢一萬五千五貫二百八十一文省　一檢計到不隸將下所管定州營步軍振武第四十五指揮合行修蓋營房一百一十八間並合添井眼據合用材植物料估到計使價錢五百五十八貫一百六十七文省　一本司準備勾當供奉官石异檢料更合修蓋第一

第二將下諸軍營房共一十六間據合用材植物料
估到計使價錢七十四貫六百一十二文省　右謹
件如前臣竊謂上件合用錢數雖當破係省錢又緣
河北轉運司近年財賦窘迫必難支破伏望聖慈深
念河朔爲諸路要衝而定武控扼强虜又爲河北屏
捍所屯兵馬理當加意葺治其上件營房不可不於
今年秋冬便行修蓋欲乞特出聖斷支賜空名度牒
一百七十一道委本司召人出賣一面置場和買材
料燒造磚瓦和僱人匠節次不住修蓋施行所有逐
將及本司準備勾當官石异檢計到諸軍合蓋營房

間架材植物料等數文狀四本繳連在前謹錄奏聞
貼黃勘會度牒每道見賣錢二百貫文來所乞上
件度牒一百七十一道係將前項檢計到的確物料
錢數契勘合用道數外計剩五十二貫二百五十八
文欲乞就整支降　其三乞增修弓箭社條約曰臣
切見北虜久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驕
卒惰緩急恐不可用武藝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遠
甚雖據即日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警急然居安
慮危有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猝今者河朔沿
邊諸軍未嘗出征終年坐食理合富強臣近遣所辟

幕官李之儀孫敏行親入諸營按視曲折審知禁軍
大率貧迫妻子赤露饑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壞不庇
風雨體問其故蓋是將材不肅斂掠乞取坐放債負
習以成風將校既先違法不公則軍政無緣修舉所
以軍人例皆飲賭踰濫三事不止雖是禁軍不免饑
寒既輕犯法動輒逃亡此豈久安之道　貼黃所謂
軍政不修皆有實狀不敢不一一奏聞臣自到任漸
次申嚴軍法逃軍賊盜已覺衰少半歲之間庶革此
風然臣竊謂沿邊禁軍緩急終不可用何也驕惰既
久膽力耗憊雖近戍短使輒與妻孥泣別被甲持兵

行數十里卽便喘汗臣若嚴加訓練晝夜勤習馳驟士卒使耐辛苦則此聲先馳北虜疑畏或不敢生事臣觀祖宗以來沿邊要害屯聚衆兵止以壯國威而消敵謀蓋所謂先聲後實形格勢禁之道耳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猶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卽須專用極邊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晁錯於漢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寇寶元慶歷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揵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滬种世衡等專務整緝

番漢𤼵戸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
道藩籬旣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復臣今河朔西路
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
社不論家業高下戸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
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
劒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
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强
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緊急擊鼓集衆頃
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
人自爲戰虜甚畏之又體問得元豐二年北界羣賊

一夥約二十餘人在兩界首不住打劫爲患久不敗獲有北平軍大悲村本社頭目冉萬冉昇及長行冉捷等部領舍人與北賊鬬敵趕趁捉殺直至北界地名北當山峪內被冉萬射中賊頭徐德冉捷趕上斫獲首級並冉昇亦斫第二賊頭賈貴本路保明申奏

朝廷並已於班行內安排以此知弓箭社人戸驍勇敢戰緩急可用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龎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奏得仁宗皇帝聖旨見今具存　貼黃所有龎籍奏得聖旨具錄約連在前昨於熙甯六年行

保甲法準當年十二月四日聖旨强壯弓箭社並行
廢罷又至熙甯七年再準正月十九日中書劄子聖
旨應兩地供輸人戶除元有弓箭社强壯義勇之類
並依舊存留外更不編排保甲看詳上件兩次聖旨
除兩地供輸村分方許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
罷雖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
社兩丁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至逐捕本界及化外
盜賊並皆驅使弓箭社人戶向前用命捉殺　貼黃
前項所奏元豐二年冉萬等捉殺北賊係熙甯六年
朝旨廢罷後兼冉萬等不係兩地共輸是合行廢罷

地分人戶見今州縣委實全藉此等晝夜防扼顯見弓箭社實爲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臣竊謂陝西河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社皆是人戶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給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苦樂相遼未盡其用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眞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塞如入

無人之境臣已戒飭本路將吏串嚴賞罰加意拊循
其人去訖輒復拾用罷籍當農事餘暇委頭目常切
提舉閱習武藝務令精熟齊整如無盜賊非時不得
勾集按每社及百人以上選少壯者三人不滿百人
者選二人不滿五十人者選一人充急腳子並輪番
一月一替專令探報盜賊如探報不實及稽留後時
有誤捕捉者並申官乞行嚴斷使逐社各置鼓一面
如有事故及盜賊並須聲鼓勾集者尋常社內聲鼓
不至者每次罰錢一百如社內一兩村共爲一社地
里少遠不聞鼓聲去處卽火急差急腳子勾喚若强

盜入村聲鼓勾喚而不及賊者並罰錢三貫如三經
罰錢一百一經罰錢三貫而各再犯者並送所屬嚴
斷　如能捉獲強盜一名除依律支賞外更支錢二
十貫如兩次捉獲依前支賞外仍與免戶下一年差
徭如三次以上更免一年無差徭可免者各支錢十
貫折充如獲賊盜一名除依條充賞外更支錢二貫
以上錢用社內罰錢充如不足並社衆均備　逐社
各人備弓一張箭三十枝刀一口內單丁及貧不及
辦者許置鎗及捍棒一條內二件不足者罰錢五百
弓箭不堪施放器械雖有而不精並罰錢二百若全

然不置者卽申送所屬乞行勘斷　逐社每夜輪差一十人於地分內往來巡覷仍本縣每季終委本社頭目抄上當巡人姓名有不到者罰錢二百如本地分失賊其當巡人委本社監勒依條限捕捉限滿不獲送官量事行遣其當巡人除每季納換及知佐下鄉因便檢點外不得非時取索　弓箭社人戶遇出入經宿以上須告報本社頭目及鄰近同保之人違者罰錢三百文　社內遇捉殺賊盜因鬬致死除依條官給絹外更給錢一十貫付其家被傷重者減半並以係省錢充社內所納罰錢令社長等共封記主

管須遇社會合行酬賞者方得對眾支給破使即不得衷私別作支用　社內遇豐熟年只得春秋二社聚會因便點集器械非時不得亂有糾集騷擾　以上並是麗籍啟請已獲朝旨事件自熙甯六年聖旨廢罷後來民間依舊衷私施行參詳增損修定　一弓箭社人戶爲與強虜爲鄰各自守護骨肉墳墓曉夜不住巡邏探伺以此巡檢縣尉全藉此人爲耳目肘臂之用每遇冬教內有本社弓箭人戶見係保甲入數者即須勾上一月教閱其稱捕盜官司不敢放心以至化外賊盜既知逐社人戶勾上村堡空虛即

皆生心窺伺公私憂恐又人戸勾集彌月諸般費用不少深爲患苦臣竊謂保甲人戸每年冬教本爲恐其因循武藝生疎緩急難用今來弓箭社人戸旣處邊塞與北人氣俗相似以戰鬭爲生寢食起居不釋弓馬出入守望常帶器械其勢無由生疎欲乞應弓箭人戸今後更不充保甲仍免冬教顯無妨礙而使人戸稍免無益之費專心守禦又免教集之月村堡空虛以生戎心公私安枕爲利不淺其減罷保正長並卻令充本社守闕頭目　一弓箭社人戸旣任透漏失賊之責動輒罰錢科罪及均出賞錢顯見與其

餘人戶苦樂不同理合稍加優異欲乞應弓箭人戶並免兩稅折變科配令已取會到本路州軍所免折料錢物數目比之和買價例每歲剩費錢七千九百九十八貫五十六文所獲精銳可用民兵三萬餘人費小利大可行無疑　一弓箭社頭目並是鄉村有膂力心膽之人責以齊衆保境亦須別加旌勸欲乞立定年限每勾當及三年如無透漏及私罪情重者委本縣令佐及捕盜官保明申安撫司給與公據公罪杖以下聽贖又及三年無上件過犯仍與保明給公據與本戶差徭內別有功勞者委自安撫司相度

如委是卓然顯效雖未及上件年限亦與比類施行若更有大段勞績難以常格論賞者即委本司奏乞錄用　一弓箭社地分本係人戸私下情願自相團結皆是緣邊之人衆共相約要害防扼之處行之已久北虜不疑所以麗籍奏請並是因舊略加約束今來不可更有移易地分及增添團結去處永遠只以今來所管五百八十八村爲定所貴事事循舊不至張皇生事如本地分內人戸分烟析生即各據戸眼定差或外來人戸典買到本社田地亦許收入差充弓箭社戸若兩處有田產者不得緣此帶免別處折

變委所屬官司常切覺察　貼黃保甲法須是主戶兩丁以上方始差充其弓箭社一丁以上並差即無已充保甲而不充弓箭社人戶者今來所乞本社內人戶更不充保甲只是減罷重疊虛名即非幸免貼黃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內有八十九村係兩地共輸人戶勘會上件人戶元是有些小虛名稅賦自來北界差人過來計會本縣收眾戶抱腳供輸其人戶並是一心捍邊可信之人切慮朝廷欲知其實今來既立法整齊弓箭社人戶及免冬教即須委安撫司逐時差官按視內有武藝膽力出眾之人即須與

例物激賞不惟使人戸競勸亦所以致朝廷及將帥
恩意緩急易爲驅使今來會到轄下兩州三軍弓箭
社人戸兼充保甲者每年冬教按賞合用錢一千五
百八十二貫七百八十八文今來旣免冬教卽保甲
司卻合出備上件錢數與安撫司爲上件教賞之用
但人數旣多上件錢數微少支用不足欲乞每年破
五千貫除上件錢數外其餘並以本路同易庫見在
錢貼支　右謹件如前臣竊見西山之下定保之間
山開川平無陂塘之險澶淵之役虜自是入寇見今
本路只有戰兵二萬五千九百餘人分屯八州軍若

有警急尙不足於守而況戰乎論者或以保甲之衆緩急可恃臣竊謂保甲皆齊民也集教只是一月武藝無緣精熟又平時無絲毫之利有得於官每歲所獲按賞例物不償集教一月之費一旦驅之於戰守死地恐未可保惟弓箭社人戸所處皆必爭之地世世相傳結髮與虜戰若朝廷許依臣所乞少有以優異其人旣免折科間復贖罪免役歲以五十緡賞其尤異者深致朝廷將帥恩意則此三萬餘人直久遠可恃者也今錄白到嘉祐四年罷籍奏獲聖旨事件兼取會到本路兩州三軍弓箭射火人數及免折科

每年和買費用錢數並免冬教所省撥賞例物數目

繳連在前仍畫到地圖一面貼出接連邊面及逐祉

住坐去處隨狀進呈伏望聖慈詳酌施行　貼黃所

乞免折科卻行和買剩費錢七千九百九十八貫五

十六文所乞以同易庫錢貼支保甲撥賞錢爲五千

貫令安撫司支用計費錢三千四百一十七貫二百

一十二文共計錢一萬一千四百一十五貫二百六

十八文所乞至微恐不贍於用未足以起士氣但臣

不敢多乞耳若朝廷深念北邊事大此三萬餘人久

遠必大段得力更賜擘畫錢物應副成就或於近裏

州軍攢挪寬剩免役六色錢與本路被邊州軍添僱
諸色役人其弓箭社人戶並與免役則人情翕然歸
戴願效死而不可得矣更乞朝廷詳酌又今來所乞
事件先已密切下本路近地州軍官吏相度利害尋
皆供到有利無害經久可行深明文狀在本司訖
其四申奏前事曰臣自到任以來不住令主管衙前
引到北人訪問事宜雖虛實難明然前後參驗亦可
見其略大抵北虜近歲多爲小國韃靼朮保之類所
叛破軍殺將非一近據北人契丹四哥探報北界爲
差發兵馬及人戶家丁往招州以來收殺朮保等國

及爲近年不熟是致朔易武州皆有强賊兼燕京東北自浮圖淀東惡山內有强賊一夥約百五十人不住打刼及又據北平軍申據勾當事人李堅等體探得北界昨差往西北路去者兵士並百姓等近有逃背落草四十餘人馬二十匹見在狼山西頭君市等村乞食切慮來南界別作過犯雖未見的實然去歲之冬霸州文安縣被北賊殺人刼物朝廷巳知其詳及眞定州府北塞於去年八月今年二月兩次被北賊羣聚打刼近又訪聞代州胡谷塞莎泉堡有北賊六七十人刼掠本堡居人財物殺傷弓箭手及婦女

七八人及至捕盜官會合北賊已去臨去說與鋪兵
我只在你地分裏待更來打赤岸村　貼黃本路副
總管王光祖有男見任胡谷塞主家書報光祖臣所
以備知其詳以此數事參驗顯見北虜見今兵困於
小國調發頻併民不堪命聚爲盜賊雖鄰境多故實
中國之利必無渝盟之憂然盜賊充斥虜自不能制
其餘波末流必延及吾境若邊臣坐觀不先事設備
則邊民無安居亦恐更生意外之患若督迫捕盜官
吏帶領甲兵曉夜出入巡邏則賊未必獲而居民先
受其擾又或緣此引惹生事臣再三思慮惟有整葺

弓箭社一事名不張皇其實可用若早獲朝旨施行

令臣更加意拊循激勵其人決可使北賊望風知畏

不敢於地分內作過伏乞聖明特賜詳酌檢會前奏

早降指揮謹錄奏聞　其五乞糶常平米賑濟臣

會勘元祐八年河北諸路並係災傷內定州一路雖

只是雨水爲害然其實亦及五分以上只緣有司出

納之吝不與盡實檢放秋稅內定州只放二分自臣

到任後累有人戶披訴乞倚閣文緣已過條限致難

施行今體問得春夏之交人戶委實闕食旣非河水

災傷卽每事只依編敕指揮欲坐觀不救恐非朝廷

仁聖本意臣欲便將常平斛㪷借貸雖已有成法不煩奏請又體問得河北沿邊人戶為見朝廷昔年遣使賑濟不問人戶高下願與不願備請一例散貸後來節次倚閣放免以此愚民生心僥倖每有借貸例不肯及時還納多是拖欠指倚閣放免既煩鞭撻追呼使吏卒因緣為姦畢竟又不免失陷官物兼約度得十州自第四等以下每戶貸兩石官破十萬石不過濟得五萬戶人戶請納耗費房店宿食不過一石五斗入口未必能濟活一家而五萬戶之外人戶更不沾惠鞭撻驅催若得健吏亦不過收得十七其失

陷三萬石可必也又欲抄劄饑貧奏乞法外賑濟不
惟所費浩繁有出無收而此聲一布饑貧雲集盜賊
疾疫客主俱斃又況準條邊郡不得聚集饑民以上
二事旣皆不便只有依條將常平斛㪷依價出糶郎
官司簡便不勞抄劄勘會給納煩費但得數萬石斛
㪷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古今之
法莫艮於此但以本州見管常平米二十七萬餘石
每㪷滚紐到元本一百四文比在市實直尚多二十
二文以此無人收糴若不別作奏請專守本條不與
減價出糶深恐今年春夏新陳不接之時必致大段

流移伏望聖慈憫念比之本州將十萬石常平米依
條借貸必須失陷三萬餘石非惟所給不廣而給納
驅催之弊亦多特許將本路諸州軍見管常平米契
勘在市實直如委是價高出糶不行卽許每㪷於滚
紐價錢上減錢出糶不得減過十分之二仍給與貧
民歷頭令每日零買不得令近上人戶頓買興販仍
限不得糶過本州縣見管常平數目三分之一約度
定州合糶得九萬石若每㪷各減錢十分之二卽本
州紐計虧元本官錢一萬八千七十二貫文比之借
貸失陷猶爲省費而本州裏外出九萬石米在市則

一境生靈皆荷聖恩全活又却得錢準備今來豐熟物賤即行收糴兼利農末爲惠不小者右伏乞朝廷詳酌早賜施行如以爲便乞行下本司約束覺察轄下官吏所貴人沾實惠謹錄聞　貼黃契勘在市米價日長正是二月間合行出糴伏乞速賜指揮入急遞行下　其六乞賑濟佃客曰臣勘本路州軍災傷闕食人戸雖已奏准朝旨於法外減價出糴常平白米賑濟訪聞民間闕乏少得現錢糴買尚有饑困之人今檢點得定州省倉副杲榮趙昇界熙甯八年糴到軍糧白米及專副梁儉劉受界元豐三年米皆爲

年深夾雜損弱不堪就整充廂軍人糧支遣每月只
充廂軍次米帶支今契勘得逐次止帶支五百石比
至支絶更須三五年間顯見轉至陳惡兼聞本州管
下村坊客戶現今實闕餱糧其上等人戶雖有田業
緣値災傷亦甚闕食難以賑濟況客戶乃主戶之本
若客戶闕食流散主戶亦須荒廢田土矣今相度欲
望朝廷詳酌特降指揮下定州將兩界見在陳損白
米三萬餘石分給借貸與鄉村第一等第二等主戶
喫令上件兩等人戶據客戶人數不限石斗依此保
借候向去豐熟日依元糴例並令送納十分好白米

入官不惟乘此饑年人戶闕食優加賑濟又使官中
却得新好白米充軍糧支遣及免年深轉至損壞盡
爲土壤如以爲便乞速賜指揮行下謹錄奏聞 貼
黃今來已是春深正當春夏青黃不交之際可以發
脫得上件陳米斛㪷公私俱便若失此時則人戶必
不願請不免守支積年化爲糞壤乞斷自朝廷早自
指揮入急遞行下更不下有司往復勘會今來所乞
借貸皆是臣與官吏體問上戶願得此米以濟佃戶
將來必無失限與尋常賑貸一例支與下戶人催納
費力事體不同乞早賜行下 其七乞修北嶽廟曰

臣伏見定州曲陽縣北嶽安天元聖帝廟建造年深屋宇頽敝自熙甯間因守臣辟向奏請止曾完葺正殿及廊廡門宇牆垣久已疎漏破損前後累有守臣監司奏陳乞給賜錢或降度牒修完皆準省符止令依條以施利錢物充用緣近歲民間屢值災歉施利微薄只了得遞年逐旋些小修補後來劉奉世又乞依辟向例於安撫司回易息錢內支錢三千貫助修嶽廟亦不蒙朝廷允許深慮摧壞日多爲費滋大今據定州申檢計到合用工料價錢三千三百餘貫乞降空名度牒一十五道賣錢支用如朝廷不許降度

牒卽本廟有銀器一千三百餘兩別無使用欲乞依
出賣收買材植臣契勘上件銀器係朝廷給賜以備
供神之物若行出賣恐於事體有損況所費錢數不
多欲望聖慈特依定州所乞數目給降度牒付本州
出賣以應副修造庶得廟宇稍完不致破壞仍令本
州通判兩員更互到彼提舉催促務要早令了畢上
副朝廷崇本之意謹錄奏聞　貼黃臣伏以朝廷崇
奉五嶽禮極嚴備凡有祈禱多獲感應今北嶽廟見
敝陋理當完葺蓋所用度牒道數至少伏望特賜指
揮施行庶稱朝廷尊事嶽廟之意

宋蘇文忠謁　文廟祝文二首

軾以諸生進位於朝久忝侍從出典方面涖事之始祇見廟下居敬行簡以臨其民軾雖不敏請事斯語

其二

嗟嗟　元王三代之英言不見用於一君而爲無窮之遺教身不寵利於當時而有不朽之餘榮嗟嗟元王以道而鳴肆筆成書吐詞爲經炳然不渝言若丹青久而愈盈聲飛雷雹瞽者可使剔目以駭視聾者可使應耳以犇驚奈何車轍徧天下卒老於行載空言於典籍示後世之儀型回狂瀾於旣倒支大厦

於將傾揭日月之昭昭披陰氣之冥冥嗟乎一氣之委和萬象之至精或爲淮夷之蠙珠或爲雲漢之華星雖光輝之成彩未離乎散聚以流形豈若王之道德愈久而彌明嘒嘒而暉涵涵而渟融而在天者爲雲漢之文章結而在地者爲山嶽之元靈詵然如龍翔鳳躍純乎玉振而金聲嗟嗟元王德博難名軾奉王命俯臨邊城畝有滯穗境無交兵鳴玉載道紛袍在庭有喜籩豆有豐粢盛敢用時薦饗於克誠

又告顏子文

志不行於時而能驅世以歸仁澤不加於民而能顯

道於終身德無窮通古難其人唯公能之遁世離倫富貴不義視之如雲飲止一瓢不憂其貧受教孔子門人益親血食萬世配享惟神敢不昭薦公乎有聞

宋蘇文忠公敦教化文碑在韓蘇祠舊志未載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其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

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
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
禁之所不及則巧偽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
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天下蕩然無復天
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
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鄉射之節冠婚喪祭
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
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
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偷飾
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

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旣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御而謹之以冠婚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喻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

於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西河用兵而家人子弟皆刺以爲

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矣夫如是將何止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刀錐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

數而以羨息爲能天下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已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明崇禎十四年辛巳元旦中山吳天銀書勒石

宋蘇文忠公教戰守文 碑在韓蘇祠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

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慴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捲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損敝而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豢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蹷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

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以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

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强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鬭之事則縮頸而股栗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北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

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
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
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
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爲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尊尙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
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
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
之旣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
民又擾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
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

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因以破其姧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明崇禎十四年辛巳元旦中山吳天銀書碣勒石

宋蘇文忠偃松屏贊并序

予爲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爲天下冠其木理堅密瘠而不痒信植物之英者也謫居羅浮山下地暖多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之人生綺紈

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士踐憂懷安知非福幼
子過從我南來畫寒松偃蓋爲護首小屏爲之
贊曰
燕南趙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峯地裂氷谷凛然孤清
不能無生生此離奇北方之精蒼皮玉骨磽磽齾齾
方春不知沍寒秀發孺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
以洗我瘴

重修北嶽廟碑　宋　王禹偁

臣聞元氣胚胎結爲山岳幽靈肸蠁降爲神祇矧乎
固陰沍寒萬物之所藏伏早生晚熟五穀之所蕃滋

帝堯開陶唐之封大禹奠冀州之域厥有巨鎮茲惟恒山却鴈塞以標雄壓龍荒而挺秀天官畫野勢當昴畢之星易象流形多叶雷風之兆下幹坤軸高摩斗魁土俗粹靈登神仙者七十戶歲時祈禱置祠祝者九十人藏簡子之寶符產昌容之蓬藁足抵長城之窟影連大漠之墟積厚窮陰出雲見怪雪霜風雨潛施及物之功泰華嵩衡共揭參天之勢豈是陰騭孰無主張洪惟嶽神受命上帝代南趙北我實主之福善禍淫人皆仰止旣奉時祀亦禳天災凡水旱癘疫之祓玉帛牲牷之事必有昭報誕符至誠歷代奉

之其來尚矣我法天崇道皇帝之撫運也天祚明德
民懷有仁括禹畫於無垠化堯封於比屋文德麗星
辰之象武功彰雷電之威然猶宵旰臨民焦勞克己
師虞舜之無怠法文王之猶勤於是庶政交修百神
蠲潔卑宮室而崇廟貌菲飲食而厚牲醪隆典無文
我能俱舉矧茲陰嶽固有徽章亟命有司維新大壯
烏臺御史持節庀材黃門貴人鳩工蕆事楩楠杞梓
以雲集繩墨斧斤而子來繡栭雲楣互耀煙霞之色
璇題藻井交含日月之光旌旗衣服昭其文簠簋籩
豆陳其數能事畢矣神功煥然不愆揆日之期再聳

淩雲之勢於是戒尸祝命使臣我將落之神用至止顧饗惟馨之奠永安不測之靈三獻具而禮成八音和而神降溪雲拂檻如絳節以翻空山溜垂簷訝鳴珂之振響介爾繁祉庇吾邊民況獷俗之未平冀神兵而助順或示之禍福革彼豺狼之心或鼓以雷霆勦其豕蛇之類然後雨我禾稼潔爾粢盛鑄農器而毀戈鋋洊興多稼耕邊田而飽士卒永樂豐年況今將相叶謀人神共忿豈使韓昌張猛刑白馬而登東山將令去病衛青取天山而踰北海何往不利無謀不臧尙思韓絳之言更鑒王悝之策安民和衆契天

地以爲心含垢匿瑕諒神明之降鑒佇靈臺之偃伯備法駕以省方千年南面之尊永知高枕十月北巡之禮盡舉彝章升中絕巘之前肆覲重巒之下起白雲而表瑞何止岱宗呼萬歲以效靈豈惟嵩嶽而已哉臣沐浴皇澤優游紫垣慚非擲地之才有玷他山之石謹爲銘曰節彼恒山峻極於天崛起萬仞生乎一拳摩空戛漢控趙排燕人皆仰止神或憑焉明明嶽神上帝所授聿新斯廟詔祠爾神齊泰山兮等粱甫並亭亭兮接云云飛英聲而騰茂實握乾符而闡坤珍垂千齡兮萬祀永昭德於吾君

增修廟學記略　　元　兀納罕

元統癸酉七月高陽張從先來任師儒首謁　聖廟觀其摧敝洎闕鄒沂二國公配位甚有感激於心而念念不忘越明年春乃計學租之入師廪之餘先爲創二配享位東西列序冕服南嚮獨　聖殿無力完葺謀於義士周源源聞而喜曰愚雖里閈細民幸苟完美譽以歉歲出米數千石濟饑蔑有難色矧今會斯盛事耶遂前後輸錢五千餘緡其董役者實教授張公之良能也治政有成化民趨事者監府也列不壬知府尹吉貳尹桑兒加思逼判禿堅撒里推官王從

理知事王從直案牘韓好義皆一時之賢儁良吏之最乎事既畢工闔郡紳耆師成省陶有道安喜縣教諭陶善道鄉貢進士劉克誠等持行實謁予願祈文志於石以示將來余雖不敏覩斯善行敢不竭狂斐而揄揚其美乎遂援筆而爲之記

增修府學記　元　宋㝡

中山郡廟學甲天下國初焚燬殆盡荒基零礎僅存故物前守齊詢籍城地縢三百五十七畝有奇歲入租於學繼以曲陽教諭王遠等捐錢五百緡月收其息合供法食禮費大德五年監府總都禿魯迷失同

知僧奴判官趙穆推官王輔德知事李巖案牘韓守仁旣以租直易瓦甓新其門垣衆謀築室以處鼓篋之徒廉副杜侯總吏豪右輸錢餘二千緡以相構事六年夏考齋十楹餘於西東傅先劉淸又以安喜大城村左田二百畝願資學之恒產於是士子之餼廩治藏修游息之所粗備學故多石刻今存者四焉唐則高諷宋則兼櫟金則李之翰皆載紀興修之事至元中國子司業滕安上主郡教書前後守土官優廟學者碑於廡下發明義理開示來者至矣翼僭以蕪詞綴師儒之列甯不知媿蓋欲顯好義者之名於左

云大德六年立

中山府廟學記略　　元　王秉彝

至正戊子夏宣政院判官石公郁來知中山府首瞻廟學曰此實本院風化之地而廢弛忍若是耶卽日會議於郡之讀書院室克踐其義若儒者賈壽陶善道田克庸郡人王彬劉士貞王游劉元英等皆忻然嘉允於是門廡堂齋垣墉翬飛相望皆公與監府韓伯不花勉率興舉之功暨同知觀音好判府山童推官韓仲敬知事王守端案牘張琬諸公贊助之力也蓋治郡縣必本於學校以正人心以明人倫以成人

材其公卿大夫皆由是途出嗟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學校可一日忽哉聖朝開統以來崇忠尚敬留意教養浮華過實者不取二公勉力興舉之而三代之學亦不越是也已可不勉哉

中山府學田記

元　王理

宋宰相韓魏公嘗以節度典茲兵民始大啟州學劃邑閑田畝一千計供獻享給學者庠序之盛爲當時河北最厥後燬於兵廟僅存而其田盡沒矣春秋薦獻之品取具於民弗吉弗蠲至元中知府事齊詢大

懼弗克承茲茂典相城下及隍池之隙地可治爲田者凡三百有七十畝募民能藝者薄其租蒲葦菡萏菱芡皆賦之廟祀始有供學宮弟子有給焉於今殆四十年矣民益堙其餘爲已利不登其數而輒私相貿易泰定三年府教授海𧫴丁君得其匿畝左驗言於監府安博斛知府彭寅亮詢君狀君曰方田之法步二百四十爲畝廣勾股槩以是爲凖盡城下之地皆學地城四面面各十里池之半皆壂地今止得三百七十畝錄於故書中得延祐五年府括學田因比今爲畝多二百六十五朱德潤者與民爲市匿其成

業但存舊畝而已佃民劉義今有狀惟審察之咸曰
教授言具有迹可聽召知事顔導議狀俾安喜主簿
封從植括之於是得畝一頃八十八有奇與舊畝總
爲五百五十八蒲葦菡萏水澤所居者不在是數初
大德中郡民劉得一納大陳村私田陸地二百畝於
學宮至是凡水陸之田七百五十八畝云戊辰歲之
七月也明年八月府牒下俾以新舊田籍租數爲永
久君曰始匿冢市括田爲利者乃刻石以誣後人今
若不刻示則我代去或將以舊刻誣後來者茲具石
書其畝與戶及其租入之之數因著其廢興之始末云

知州項昌銘建學記　　明　趙逵

六籍載道日月經天綱維萬世永永無斁皇帝宅天下詔中外立學選師授徒責以實效由是教化翕然大行雖丱角之童咸知執經問道以勗厥程洪武九年秋適項公昌銘由利津令為定州學有源委事神治民一本於誠不為表暴邊幅至官祇謁廟廷顧瞻咨嗟惕然曰惟茲郡酷於兵燹而廟學巋然獨存益知聖人過化存神之妙雖武夫悍卒皆能歆豔而趨向之況學者乎茲講堂卑隘上漏旁穿師生不能以庇寒暑且榛蕪不薙幾墜教基罔獲承事將力以新

之十三年庚申春公政用告最乃度材庀徒聳瓦甓石二月二日癸亥徵工越二十三日甲申而克有成建正堂其楹六闢肄習之地其齋四爨有廚膳有室中人以下不知材之自出工之合散繚以垣墉布以階戺樹表列署廓然大闢觀游翼翼登降旋辟有慶其逢又曰學之西舊有韓蘇二祠宜像以配既事題曰二忠之祠歲之十一月丁亥朔公用牲幣耆老嘆嗟咸願有述來徵記遠曰惟孔子之道尊而明天地設位而斯道行乎其中未有去斯道而能自立者或者役於有司罔肯究厥緒惟公知崇道本遵有國之

典政績既著乃黽勉學事以洎訖功可謂勞也已作息之歲月不可無紀是爲記

知州韓文重修　廟學記　　明　劉　吉大學士

昔者聖王致治一本於人倫故人極立天道平地道成世底雍熙後世雜以權謀術數刑名功利而又有鼓其誕喙如老佛者以壞亂其間於是三才淆而世治污矣有天下者何可不知所重哉知所重必先於明人倫明人倫必先於尊聖教　孔子之教以三綱五常爲本以詩書六藝爲文修齊治平爲用學者必由是斯爲善學教者必由是斯爲善教治者必由

是斯爲善治當民安治極之時苟不玩愒以自偷知廟學之當務則其政事自有過人者若今韓侯蓋庶幾焉當成化庚寅知州事李謣因其民習趨正士向學而 先聖廟頹圮不足以稱瞻仰欲徹而新之無幾適以陞職部屬去僅立柱礎及韓侯繼至勤政愛民慨然曰廟學之修有司先務吾職於是可不厥職是究乎卽鳩工度材首建大成殿五楹斗栱井藻丹碧輝炫次建兩廡曲廊四十有二間內外宏廠階戺端邃又次築墉以繚之中塑聖賢像并祭品供具又以其餘力修飭講堂齋廬庖湢廩餼之處始工辛

卯迄丁酉事克就緒於是學正張順輩具錄顚末請
書其成于惟天生斯民其道之大惟在明人倫而已
往古聖君賢臣皆不外此爲治矧當聖朝丕闡文敎
之日使定之學者繼自今仰體朝廷育才之心并侯
勸相之力益勉於學益修其孝弟忠信將見倡於鄉
必鄉多善俗用於國必世有良才其於聖治不大有
裨益哉苟不務此而直仕祿之謀非侯之意也侯名
文自新樂令擢知是州久處劇要屢有政聲于故不
辭爲之記云

定州修學記略　　明　張　渙鳳泉

龍溪王侯以名進士來守是邦三稔於茲謀於貳守俞鎰等曰廟學漸不能支神明不妥非虔也泮池泰鑿丹墀大窄非制也師不得所士不獲業非處也吾輩將何辭焉乃以贖鍰代貲餘曠代力積助代粟擇廉總納授能董工庀材市料種種可紀如墀則葺土墁基築高尺許周圍凡三十餘丈殖殖其庭瞻拜塏矣池則浚深一尺甃石一十五丈環以雕欄跨以玉梁夾道植檜森蔚成深蕩蕩如砥神路通矣大殿兩廡前後雙闕啟聖名宦鄉賢噲正噦冥風雨攸除神人安矣櫺星戟門明倫重門將將嚴聳風樹表矣三

齋饌堂翼翼翬飛分敎會讌各有所依不遜經義治事之備焉諸號舍鱗次甍聯長廊如劃藏修游息士業得專燕閒四宅廳寢廚廄居處笑語樂育之心自油然以生敬一雪浿二亭業不可復者同一鼎新是役也屋以間計者殆百數計貲數百金粟凡二百石工肇於六年二月朔日訖於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凡由斯居可徙借光於輪奐不思媲美其鬃采哉

尊經閣記　　明　李守貞西谿

考尊經閣之制粤自　孔廟肇建郡邑多建之以示尊尚聖經意郡侯張公邦貴甫下車雅重文敎乃於

明倫堂後始建之落成而學博符其德偕庠生韓聚魁許天祐李九鼎郝維翰等問記於李子夫成未備以作後學者國家之典有司責也彰之教俾多士崇尚經術無悖聖學者師之職多士之責也士之學學乎聖賢聖賢之學實根於人心心原有易易尊則太極衷涵而象數卜筮之術陋矣心原有書書尊則精一旨契而事功馳騁之跡粗矣心原有詩詩尊則性情歸於正而吟咏篇什之末鄙矣心原有春秋春秋尊則是非嚴於心而年月紀載之文贅矣心原有禮樂禮樂尊則中和統於心而節文之末度數之繁皆

士亶矣以此求之心無假雕飾其功簡徃措於外無所不該其用大三代之學皆是物也國家以科目取士制科之義未始外於六經閣之弗建郡國之缺也有司之責也建矣而居其地者弗敎弗尊是師之咎士之恥也張公建閣有司之責盡矣師及多士無亦敎之尊之以遠其咎與恥乎

曲陽縣　廟學記　明　吳名闕

天之道有五氣地之道有五土聖人之道有五倫蓋天非五氣無以始萬物地非五土無以生萬物聖人非五倫無以成萬物然聖人以一人之身君師四海

必賢能分理然後民物可得而遂也故夫百里之地若古封君然以政言有邑令以教言有學諭然政非三統不行教非五倫不顯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者此也所以正士風而備實用者此也曲陽地當太行境通恒嶽舊有學歷歲滋久頹朽相繼天順庚辰淮陽畢玉以名進士來令是邑未期年而政通民和稼穡滋稔遂捐俸爲屬僚倡又得教諭黃愷負才有爲力贊成之材亘甓堅規制宏壯使是邦人士皆能本詩書之澤成文武之材事父而實有其孝事君而實有其忠於以崇功業於當時流譽望於後世豈不有

光於君親而無愧於天地乎此皆聖賢遺範而予特
取以相勗者亦所以冀衆君子同修夫人道也豈復
有異論哉

深澤縣重修　廟學記　　明　李東陽 大學士

保定之深澤舊有廟學宋元豐間墊於水元祐初改
建於城北隅國朝屢命修治治輒圮比歲尤甚每春
秋祀朔望謁則索葦爲廬柵木爲扃苟簡畢事莫有
爲久遠計者成化己亥梁侯驥來知縣事顧其地勢
鹵瀉歎曰茲不再徙卒無以崇祀典教實爲我責屬
初政方殷未究厥志旣逾年入會其財無缺用者出

試其民無弗聽令者又左右謀及羣大夫士無違議沮事者曰可矣乃相宜卜吉築隰爲崇闕隘爲閎改舊爲新遷廟於故址西南六十步而遷學宮於廟陰廟之制爲大成殿五楹東西廡各爲楹十前爲戟門又前爲櫺星門東廡之後爲庖爲庫飾　宣聖及四配十哲故像造木主題諸爵氏制藝爲祭器若干凡廟之所宜用者皆備焉學之制爲明倫堂楹數視殿齋東西各減堂楹之二由堂達門皆繚以屋爲生徒肄業所北爲饌堂楹視齋數又北爲廨三區以居學官學之北闢射圃中爲射堂楹視饌堂之數凡學之

所宜用者皆備焉自成化壬寅三月肇工閱歲而落則癸卯二月也夫　孔子之道天下所尊用以爲治故廟有祀學有教必先焉而不敢忽今之有司或異乎是其爲賞罰黜陟者非錢穀之出納則訟獄之曲直故人恐舉而驅之祀可簡教可略而簿書會期之務不容以蹔廢罔然莫知也其有事於廟與學者或歲計弗贏或民力不裕或政事有未優則未免有偏廢不舉之弊於是懲其偏而弛者亦有矣可勝嘆哉是役也節冗儲材取之於官故財足而人不知出納明慎具有條緒故用侈而人不疑經畫有術施爲

有序故事舉而他務不廢讀令於御史受成於郡守而不私其事故計定而人不見阨分職於丞簿委勤於幕屬叅謀於師儒而不專其力故功成而身不自知其爲勞侯之志固可尚而才優於治者亦概見矣侯字尚德陜之咸甯人考諱亭舉進士歷戶兵工三部主事侯起國子生拜章邱丞以最陟知禹城在深澤招流去暴治聲益著若城隍壇壝倉庾堤堰及養濟院申明旌善亭修緻刱始皆有成績爲御史所旌而廟學尤重且勞故記之先提學御史爲順德張君奉今提學御史爲句容戴君仁知保定府淮陽沈君

純丞爲歸安楊縉簿爲清亭邢敎典史爲山右李華

敎諭爲林棠韓政訓導爲蒲臺楊聰武陵周清二訓

導實請記於予遣諸生走京師趙廷玉甄成曹士達

趙洪云

蘇文忠公祠記

明　顧鼎臣

正德九年十一月甲子監察御史盧君拔部至定州

詣學謁先聖已顧瞻興嗟諗於衆曰在昔有宋茲惟

邊鎭韓蘇二公咸以朝野之望後先出帥雖涖官有

久近立業有淺深然志存生民慮在國家其道一也

後人之思典隆並祀往籍可考今蘇公祠安在衆皆

茫然及觀文昌祠規制位次與魏公祠無少異君曰是爲蘇祠後更於俗人無疑衆悟曰信然遂命撤文昌像堂廡門垣因舊飾新擇日奠文忠公神位檄有司修歲事著令甲焉知州周君邦祚好德成美作而行之訖事謁予文將刻石爲永永計夫公姿逸天啟學通神解昭衷炳識夙有自來其發爲文章閎博奇麗炳然而不可掩浩然而不可窮說者謂其雄視百代不亦偉與公蒙被主知屢叅侍從自處遭逢之難比竭藎誠以壯國猷而法言長慮動忤時相摧抑困頓歲無甯居考其所至精粗兼舉名實有加不勝細

論其在定也飭軍政勤戰法振疲甭貪惰賑貸饑貧繕
修營備皆一時急務而奏免保甲以復弓箭社尤安
內攘外不易之圖使當日君臣少知苞桑之戒委任
而責成之擇人以嗣守之則邊備日强國勢奠安雖
無靖康之禍可也惜乎言不見庸居未及安而英州
之命下矣牢落窮荒豺狼所嘷蛇虺與居公泰然若
將終身屢更肆赦漸移中州稍還祠職天下想望風
采尙冀登朝歷省大有所爲曾未幾何而沒矣於乎
直道之不容自古已然甯獨公哉又按文昌六星在
天官主集計　其神元遠學宮設祀固已僭瀆不

經又况拂民誣神易彼去此者乎盧君又以公餘錄公在定時撰述諸體裒爲一帙題曰中山集將刻置祠下以示學者其仰前修去淫慝糾政崇化事多類此立朝風節可占知也已君名雍字師邵吳縣人

重修思補堂記　明　邱濬大學士

古之君子其心無斯須而不在民也故雖處山林之深遂廟堂之崇高其心恒周乎荒凉蒙翳之野陋巷窮閻之中鰥寡孤獨饑寒流離惻然如身在其間爲之委曲思慮必得其所然後已况親爲之牧乎親爲之牧而不一爲之深思遠慮則是忍人也豈所謂民

之父母乎且父母於子念其饑寒恤其勞苦防其疾疹而又爲之營貲產以養其生延師傅以成其業凡可以紓目前之患而預他日之地者無所不用其心焉今之爲民父母者果能若是否乎不能若是是冒父母之名而不能盡父母之道者也不能盡其道而徒欲責民之盡子道以事我難矣惟我淮陽畢君玉以進士知曲陽縣又明年政行惠流吏民浹和乃爲燕居之堂於廳事后題曰思補蓋取前令朱君伯堅所改名也舊名環翠洪武初朱君重建而易以斯名今亦廢矣君距朱君七十有二年始爲此堂而有取

乎舊名者蓋思所以補報乎朝廷也噫知愛乎民即知所以忠其君矣予因君之請而爲之記如此使凡世之吏兹土而居兹堂者尙因予言以思君之忠於無窮

可以堂記　　明　倪璣

嘉靖未改元之先辛巳歲四月天子自南邸來京嗣位關西倪子以諫臣謫守定州或問曰供頓盍隆與倪子曰州當百路要衝民業凋瘁何時也而可以備物然則從約歟倪子慨然曰六龍飛馭將相率百司奉迎何事也而可殺禮於是物以預處宜以時措凡

可以盡其力展其誠者酌量從事不亟不失以恭待
行宮門牖堂寢扁以休號倪子乃曰以是給命可乎
惟時他州縣鈍者或廢需慧者或過飾迂者或泥古
俗者或徇今吾皇未見可亦未見不可及臨定州履
其境車乘可資行其途卒徒可役抵其郭櫬竈可紀
入其門儀采可瞻坐其宮器具可度就其寢帷幕可
憩稽其厨飲膳可須百爾規畫潔清可掬和動天倪
妙啟神藴吾皇遂援筆題可以二字於屏間翼日車
駕北上州衛寮寀暨鄉居士夫四境民庶皆來覩且
慶倪子之膺天寵也一書生歷階而進曰事親無餘

愛事君無餘敬若曾子之事親孟子祇謂曰可今吾皇題此以褒吾守吾守之所以獲乎上者其有餘可乎請以是名堂則吾守供上之敬吾皇臨下之明皆可以永諸石其可乎咸贊曰可於是乎記

管關廳題名記　明　曹光祖

凡廳事有題名碑所以著名姓昭勸戒也兹廳之設肇自正德庚午守臣奏增通判一員設廳曲陽專司倒馬龍泉固關三關事宜至庚午奏革嘉靖己丑又復之當路者毋亦以其必不可缺而再置之邪嗚呼此題名記所以不容已也余嘗巡視三關及諸隘見

其萬山巉巖道路阨塞聖明在上賢俊柄用然山多
礦沙連年饑饉貧民相聚易以爲盜時或揭竿嘯聚
山居之民卒無甯寢時加捕緝雖已鼠伏然有徒實
繁未可卒銷每年防守量度諸隘之緩急而調戍因
之以爲多寡之較官此廳者與聞兹政焉其責任可
知也已今歷五十餘紀相繼而來者蓋已十有三人
尚未有記誠缺典也嘉靖辛酉秋九月予受命來此
因詢往迹漫無可考迺嘆曰名者實之賓前者后之
鑑也夫君子固惡夫好名歿世不稱亦嘗疾之及今
不記則後將益泯暇日詢諸耆老遂得其先後姓名

並此廳之因革因礲石刻之以傳永久嗚呼登名記籍據名稽實后之人將指之曰某也善某也不善然則茲石之傳可勿懼乎余不敏願與後之君子勉之

題韓魏公祠碑

明　吴連可　御史

宋魏國韓公葢一代扶翼王室之偉人也庚子秋季余以覩醮抵中山時在田劉公亦以新命涖定守告余州城有魏公祠可燕玩余因延欵其中庭柱碑碣森森然皆太史騷人題咏魏公先年經畧故蹟也余與劉公謁廟罷步祠境園名衆春古木陰翳禽鳥上下先賢夷遊景象可遐想已再由定歷眞順廣三郡

入中州安陽界云是魏公故里以公冗蝟集不及瞻拜公像從邑令索其遺文亦不得竊思魏公歷仕三朝矢忠報國時政諸所盤錯悉以一身擔荷之無難色最可尚者請建儲貳調和兩宮人情危疑變幻之際徐出數言迎刃立解而中常侍任守忠邪佞反覆空頭一敕蘄州安置若拉朽然則其勛業之尤彰著者也蓋其心真其神定其氣壯匪惟勳名世味不汩其衷而毀譽聲華亦不攖其念宋室理亂安危之機握筭而奠安之九鼎重焉公之言曰生平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有成皆天也古所稱

社稷臣者公眞無媿哉方今國本未定中使驛騷燕趙晉魏之疆公所經畧處睪然無一淨土藉令公生其時忠猷神策所繇上格君心下驅羣黨正國儲而息妖氛者宜如何作用耶余拜公之祠覩遺像仰前修而感嘆時事於是乎書時萬歷庚子秋仲念又九日也

城南水利記

明 容若玉

中山郡城週二十六里許池繞四面其三屬之衛南一面隸州池內魚蒲之利歲計二十餘緡輸之公爲修壇費餘者郡伯取供燕會相沿已久旣而司郡者

以貽縉紳家嗣後典替靡常覬覦間作以利妨義大體殊乖萬歷四年池利仍歸郡郡伯壽亘王子荐不私其利又鑒前轍乃以屬博士俾歲貢其餘爲校士育才之助衆論翕然稱善諸生國登等丐子荐紀其實適予以公役過中山遂轉以屬予予嘉其能捐所有以育士且不自有其德也爲惠爲廉爲謙一事而三善集子荐治郡之烈此亦可概覩矣

永濟橋碑　明　杜其驕

深澤縣西八里許爲趙八莊村横橋跽絕名曰滹河其來亦長遠矣稽之載籍滹水出常經流於此爲諸

澗壑所衝會每伏秋水發洶湧暴至倏忽數十尺行旅走避不及多爲漂溺左右田屢被淹沒歲大有亦坐荒蕪不治行者病涉居者病農統緣橋之力不能支也敬侍夫人郝生長是村枌榆在念偶得狀憫然不甯擬出賜金一重修之復計費不貲力難獨舉乃以事聞兩宮聖母復聞主上適符其拯溺亨屯至意各捐供奉金若干皇后妃潞王諸公主下暨宮眷等衆暨司禮監太監馮等官得於觀感罔不盈縮輸助期成盛舉奏奉欽委近侍王公臣往董其役王公兢兢然奉命唯謹至卽鳩工聚材申明賞罰擇吉興工

工始於萬歷九年二月十三日越七月十五告竣橋之長二十一丈濶一丈九尺高一丈八尺有奇舊鋪僅土木今甃以巨石錮以鐵錠堅緻牢實視舊加百倍匪惟輿馬徒衆利有攸往而蠕蝀蜿蜒實爲齊民之具瞻即諸水奔突湍悍猝有所歸亦無足爲禾稼憂已夫此大役起於夫人一念之微輒能感觸聖慈卒成王業施濟一端仰鬩知天恩浩蕩包含徧覆不以窮陬下邑而或有滲遺大率類此其較之九級浮圖舍利震旦無益於民艱之實用者相去不天淵哉易益之繫曰利涉大川茲橋有焉書曰一夫不獲時

予之幸聖心有焉則夫劂鏤介石用壽萬禩勿磨其誰曰不宜萬歷辛己孟秋記

聚勝樓記

明　宋子質

中山之名其來舊矣爲郡爲國沿革不一其來脈本恒嶽至嘉山躍起爲少祖剝石爲土蜿蜒而東約六十餘里結而爲中山因繞山爲城周遭二十六里有奇兩泉內合四水外環形勢平衍而規模亦宏暢餘氣前趨尚數十里洵勝槩也其中央東北數十步爲州治來脈大聚於此風氣蔚然茂焉但宮室營建未盡中於度如前爲大門建樓其上進而儀門而正堂

堂後爲退廳俱壯麗可觀獨廳後寢室卑狹不稱況
丙位料敵塔巑岏之勢上凌蒼穹巽有庫樓艮有新
所構瑞蓮亭而坎次之鎭爲續建閱古堂其儒學魁
星樓起於乾鐘鼓兩樓峙於坤並稱奇觀乃羣峯高
拱而主勢不昂堪輿家謂近於欺壓非宜不佞相度
形勢較量賓主之間因創此樓顏曰聚勝取其一登
眺間而四周秀勝畢集也一切木石自捐置不以屬
民其造作之方亦躬自指畫視若家政然構結完固
庶幾百年不拔之基但久則壞物理之常凡守茲土
者不傳舍其官及時修葺亦愛惜物力意也吾於後

之同志有深望焉

重建衆春園記

明 區大相 廣東 庶常

定治東北隅舊有衆春園南渡以來六百祀世距代更豪右據園爲私圃遂令舊址湮沒僅憑者碑記耳萬歷丙戌唐公刺茲土未浹旬夢大臣緋袍凜凜與揖且拜曰余有園公其復之公駭其事竊心識焉越數日廣平王君索魏公善政碑及衆春園記公翻閱始悟疇昔夢寐所揖遜者忠獻公也訪之士論得園舊址業爲民間有矣遂捐俸劵貿以二十八畝計某也寢某也堂某也臺某也沼量地程材而工始焉鳩

工日甬道突出二井汎湔秀麗蓋亦當年遺勝哉噫異矣夫古有思之不得鬼神通之之說愚以為非鬼神力也精誠之極也忠獻距今數百載猶惓惓茲園而不忍釋者其精神蓋有託也眷眷於唐公涖政之初而通以夢寐者唐公之精神洽也爰是移忠獻公遺像尸之祝之扁其堂曰勤適無亦推廣太平盛事借一日之勤與士民適乎如曰假園池臺榭以娛宴遊則非公復園意矣園經始於萬歷十六年春至冬告成董園事則監生胡效忠用心最密云郡之孝廉楊廷愛黃元吉吳櫍諸生羅艮信王憲章梁世臣于

光祖張桐田蘭李芹韓聚奎等不以余不敏乃辱虔
幣以請余嘉復園之異而重士林之惓惓也遂次其
大都以記

續閱古堂記　　明　宋子質

昔韓魏公守定武視政之餘起堂於後圃名閱古堂
前雜植奇花異卉自裁八詠以陶情迄今六百餘載
盛傳其事故不虞本治荒廢乃爾余之定明年徼有
天幸時和年豐始有紹舊之想州治由大堂後左入
稍東折南向闢一門宇頗宏厰榜曰城市山林去門
數武障以屏牆屏之北鑿沼蒔蓮百莖爲錢爲葢荷

香襲人使游賞者依依不忍去沼上樹太湖石以映綴池畔之景尋沼而上累土爲臺基高可五六尺東西三丈許南北半之蓋呀然一廣除也起堂三楹前置簷厦蔽風雨厦外餘半壁以望月光因額之續閱古堂云堂宇殊爽塏更丹雘之面北闢元武門以納清風上設一龕祀魏公之神余每退食及朔望必向公作肅而退龕上題先哲遺蹤又於坐右列公帥定時善政三十條於匾以志朝夕嚮往臺前兩廂築土尺餘架兩耳房以翼其勝植翠竹數竿蒼松二株及石榴茨梅月季丁香之屬環臺嫩柏外裁桃李百株

每春盡過此紅白爛熳如錯繡然雖童子亦足飽目己臺東北隙地數畝或種麥或播穀青綠盈疇黃茂遍圃所獲不下十數石輒以均給僚友不敢私也亦因以驗一境豐歉云臺西偏餘地三二畝域以短垣繞垣蒔垂柳千章爲數十小畦種蔬四時取給公餘或携郡志一卷逍遥堂內黙以識韓公爲模範倦則匡牀假寐醒則端坐盥手焚香援琴而鼓之意殊適也昔夫子於樊遲稼圃之問兩拒曰不如誠以士當未仕時所務遠者大者豈謂吾儕可忘小民之依耶余深望嗣守兹土者無使魏公之蹟復委之草莽也

爰勉綴數語紀其事以告我同好時萬歷四十五年歲在丙辰仲春之吉

陸公名宦祠記

明　胡震亨

恒山畿南首郡舊設井陘道署鹿泉背負關而前襟滹沱以控南北州縣三十二自寇氛數入蹂躪陷恒十有七城議者以井陘無能兼顧也請析道二之以東北州縣十六屬定州署於定朝廷議擇人僉舉汝州觀察副使中台陸公應公奏對稱旨賜茶便殿授敕行實異數也公受命感激亟馳之定恒山兵隸撫鎮監者以萬計獨井陘道標額僅千一百皆以所屬

民兵充非簡卒兵典以來客營重主營輕道標咸限爲二百以餉缺獨受其不足其隸新添道二百更舊餉不載例應設處始有公於是幾無以成旅作而嘆日其以我赤手捍此十六郛令無中寇禍耶朝廷設一官有一官經制倉卒弗爲預籌概以自設處一語謝之而設處非誅責於其下莫辦交諱而竊爲之使海內坐困而日趨於亂所謂人還索實仍恣借其名不顧其貽害者也且此十六郛盡裂後子遺也而加科焉協濟焉將朝廷增設治兵初意謂何而忍出此有術於此毋以我屬我民設處以我設處不更善乎

於是備籌歲俸入若干存賦籍公費若干贖鍰自解濟外歲可長若干諸効用吏民願以四時輸及初募掾吏輿皂例以恒餼願爲頂金者若干畢簿記之而公存帑迺定創署爲堂視事三楹退食五楹又六楹爲室燕寢五楹旁諸室及廊廡又二三十楹前門廓如可容千騎後圃修如可隸射營兵自可分取諸千一百之半兵具在即設處莫便是矣於是爲之拓蒐地宅之購甲械授之募藝師廸之遴目長總之格賞罰誘之合諸倒馬諸關口舊額數千以上兵益有餘於用矣當是時警息日至公聞寇介而以若兵馳入

四境謀伐於先外警息聞盜又介而以若兵馳十六州若邑殲孽必於盡內變弭兼以調援之兵過而突掠屯練之兵駐而復刼種種事外虞咸以我兵制勝俾無決裂機權又非可言悉修完屬城易土而甎十三輒其衝隍者十七飭保甲練鄉勇堞有警巡村有守望途有防護比歲來諸畿郡以盜聞至廑撫軍親討獨吾定一郡安堵自如迺民卒不聞添一錢養兵也僅僅井陘舊旅之半以吾定簡而用之如有數千萬人之計非眇也計自己卯四月公來庚辰臈月以艱恤去僅匝月二十計所建署金千食從亦千節省

未支兵餉三千四百輸解助餉及賑士賑民留賑在倉千又留以襄城工於定者三千二百億亦甚鉅也己有其設處不以民難有其設處以用更有以存餘後用綦難亦惟是弗抯於私以得注於公也公恬淡正直絺衣麤食所至以清介稱生長吳鄉用甘泉瀹茗其恒在定飲龍泉而甘聞在十里外擢勞汲者矢弗歃飲城濁井自若州邑歲時餽壹弗視有以誕辰致者揭門曰不見某闖之以生日賀延寇入砍頭西市者乎吏讀示凜凜毛髮先是畿南上交禮日贖公言之撫軍撫軍大書示禁絕而有疏糾一郡愕然於

所屬下吏輒傾吐肝膈有長必錄非大過咎必曲宥之詎專以搏擊勝哉公去後士民及營之吏謀祠公不朽醵貲中軍備帥王君靖購地永定驛左右爲堂三楹肖像其中廡室畢備爲門臨通衢而命記於舊屬吏震亨謂他郎有崇簡高筆弗若守悉也夫古之碑德政者自漢始大抵吏民自爲之以文出吏民能紀實也震亨舊吏敢弗一紀其實如漢吏民故事於是援筆於王君登諸珉

舊志云祠基在養濟院迤南橫濶四丈五尺長十六丈舊有屋三楹大門一楹久廢止存石碑一座

詢諸故老皆云柱礎碑𤧫移於衆春園另建公祠

無從考覈矣修而明之是在當事之好義者

祠韓堂肖像碑記　　胡震亨

今上十年之閏四月我雲怡蔡公懋德以山右右參

政來治眞定井陘三關兵越六月調山左治遼東甯

前八鎭兵眞人謀以公留者咸集於定擁弗前屬吏

胡震亨等悉上所以急公指弗可留也爰選地衆春

園餞公行酒闌徘徊祠下慨然有古人可作今人不

愧想私念别公后當爲祠韓祠之右曰祠韓肖像公

用質后世俾再爲定乘光會吏事劇未果迄半載工

始克襄聞之賢者爲治有千百年之畫自能垂厥澤以永厥思至爲治之日之久與暫弗論也公秉憲我滇僅兩月而千百年畫斯在請得畧舉之以屬者歲之惡也有緩征改折折俵馬議民之瘠也有五州邑不加引鹽硝色概減分數議賦籍之棼也有請減計部重裁及抵兌行餉議吏之不職胥之多派也有須給田畝單票議以守口將士之餼薄也有倒莢龍固各關營增糧議以倉政之失修也有出陳建廒查核題留班軍剩存米豆議以各關營延袤長聲勢宜互接也有修墩臺添軍士明燎望議以驛遞之最爲滇

屬苦也有驛阜銜胥言苦非苦小民受苦不能言苦議以軍輿之不可乏也有留津糧備緩急議又以津糧之或改邊糧無適從滋擾也有東屬近水運津西屬近山運關各從民便議凡此皆民瘼國課兵政軍機爲畿南鉅務寰宇遠謀得則利貽奕世失則害透千孔豈無前政多未暇及此公乃得之兩月間惟識淵克燭微故見卽徹惟才宏克劑變故裁卽定惟心眞克幹事故荷卽成器有殊學有本也計兩月所下條教積紙可數百沓度非宵旦廢寢溲不辦也卽臨去諄諄顧所屬某盜淹繫似非辜可速訊遣他可知

己以一日裕千百年晝餉以貽厥澤留厥思甯與韓
公之五年定武異喙哉往者　窺恒定甲戌至代崞
乙亥入平忻辛巳逼房良丙子陷安雄而南禍幾震
鄰矣然未若今甯前入城孤縣榆關外膺受　而臂
捍京師不待烽舉旦晚可至宋之於契丹則甯前今
定武矣以急契丹急韓公故久韓公以急　急甯前
故急公猝奪公聖主用公指與宋用韓公指正同各
有急也我眞人又安得觖望焉甯前安天下舉安異
時公　功成亦如韓公內召由樞使晉位平
章於歐陽氏所云社稷臣者公當饒爲之詎待下吏

鋪說第念定之父老言韓公之去因民之遮留不得
出下令遊此園從他道去今貞屬餞公亦於此園依
依前后情事相符爲可泣下爾安得執鞭弭從公塞
下承事公雖死不恨崇禎十一年知定州胡震亨撰
楚石首門人喻敦初書碑文殘缺七字仍之